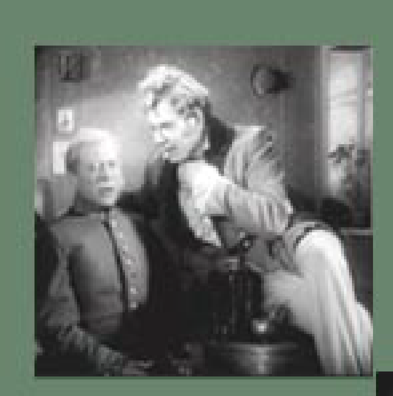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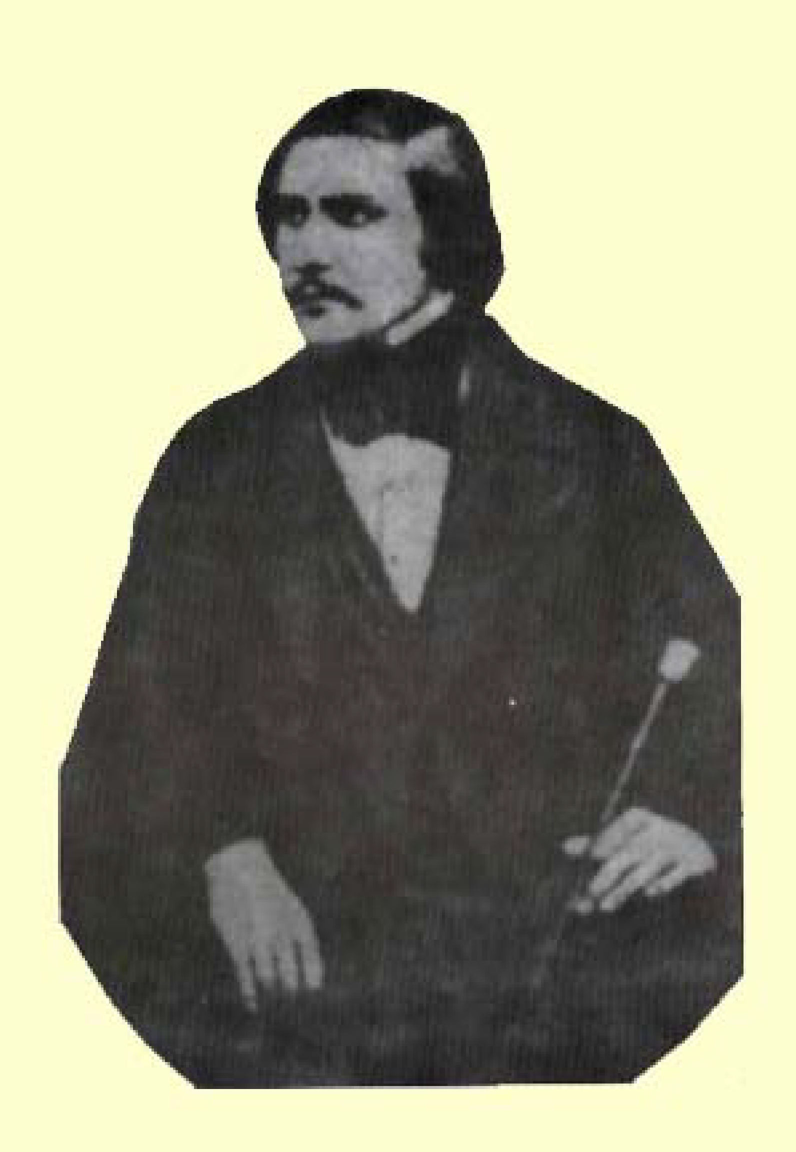
钦差



[俄国]果戈理







钦差大臣

〔俄〕果戈理　著

顾金才　译

前　言

果戈理的幽默艺术之所以被人称之为“带泪的笑”，正在于他的幽默艺术绝非那种低级的逗笑，也不是轻松的笑，而是读了之后发人深省、让人沉思而忧伤的笑。他的这种幽默艺术具有极其深刻的内涵，他把具体生活现实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对立表现得淋漓尽致，丑陋的想要表现为美丽、荒唐的力图表现得庄严，而可笑性和喜剧性正来源于这种矛盾对立。本书正是果戈理的幽默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作品的情节本身就很离奇：在一个外省的县城里，来自彼得堡的年轻人赫列斯塔科夫被市长和他的僚属们误认为是钦差大臣，由于他们平日贪赃枉法，这时为了瞒天过海，于是一出喜剧就开场了。这些人想方设法讨好这位“上司”，甚至不惜献出妻子和女儿。后来，彼得堡的年轻人临行前，写信给一位朋友，将这些人讥讽了一番。正好，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众官员全都目瞪口呆。果戈理在此用幽默的手法把沙皇时期腐朽堕落的官僚体制大大地针砭，引人深思。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幽默讽刺大师，他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死魂灵》。

一九九九年一月

长得难看，又岂能怪镜子。

——民谚

人 物 表

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沃兹尼克-德穆。

哈诺夫斯基——市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市长之妻。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市长之女。

卢卡·卢基奇·赫洛波夫——督学。

督学妻。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利亚普金-佳普金——法官。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泽姆利亚尼卡——慈善医院院长。

伊凡·库兹米奇·什佩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多布钦斯基
彼得·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 }——本城地主。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彼得堡来的官员。

奥西普——前者之仆。

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吉尔聂尔——医生。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柳柳科夫
伊凡·拉扎列维奇·拉斯塔科夫斯基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科罗布金 }——退职官员，本城要人。

斯捷潘·伊里奇·乌霍维尔托夫——警察分局长。

斯维斯图诺夫
普戈维齐恩
杰尔日莫尔达 }——警察。

阿卜杜林——商人。

费尔罗尼娅·彼得罗芙娜·波什列普金娜——铜匠妻。

下士妻。

米什卡——市长的听差。

旅馆的仆役。

男女宾客、商人、小市民、告状人。

性格特点和服饰

（演员提示）

市长——长期在官场中随波逐流，从他的身份、地位来看，并不是一个愚笨的人。即使在受贿时，他也表现得十分认真且举止优雅而适度。虽然有时候他也爱高谈阔论，可声音适中也无须多言，但他所说的每字每句其间都蕴藏着丰富的含义。他与所有那些由低级的小官员历尽艰辛慢慢爬上高位的人一样，有着一张冷漠而僵硬的脸。他脾气暴躁，性格怪异，让人捉摸不透，由卑颜屈膝到盛气凌人，由畏惧到愉悦，其间的转换快得惊人。他有一头短短的、灰白色的头发，经常穿着他那有领章的制服和一双带有马刺的高筒皮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市长之妻，她来自于外省，是一个比较年轻且妖艳、娇媚的女人。她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一半是从平时所看的画册、小说中得到，而另一半则是从女仆们的卧室以及仓储室里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中得到。她对什么事都有极大的兴趣，且总爱寻根问底，偶尔也会表露出她虚伪而肤浅的一面。她时而也要在丈夫面前发发脾气，摆摆女主人的架子，原因只不过是丈夫一时没有回答上她的问话等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而表现方式上也仅限于责怪和讥笑。本剧中她一共换了四件不同的衣服。

赫列斯塔科夫——一位身材瘦长，只有二十三岁的年轻人。在官府里人们戏称他为无聊之人，因为他不善于用脑且有点愚笨，平时处理事情也好，与人交谈也好，从不知道要在心里细细斟酌。他总让人觉得有点心神不宁、恍恍惚惚的，无法长时间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某一事上。他说话总是断断续续

的，跳跃得很快，常让人不知所措。饰演这样一个角色的演员越能充分表现出他的真诚与直率，就越能贴近人物个性特点。他的穿着总是紧随时尚步伐，流行与时尚则是他的服饰特点。

奥西普——仆人，其言行举止与所有那些年纪稍大、资历颇老的仆人一样，说话一本正经，眼光朝下，对任何事都爱发表自己的意见，就连对自己的主人他也总爱自顾自地嘀嘀咕咕说上几句不是。他的语调平缓、无起浮，面对主人时，说话的表情严肃、僵硬，甚至显得有点粗野。与自己的主人相比，他显得更机灵些，因而对许多事他理解得更深，接受更快，但他并不是那种爱夸夸其谈的人，而是一个言语不多，心有城府的家伙。他所穿的旧式礼服是一件蓝色或灰色的。

博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俩人有许多极相似的地方，身材矮小、肚子不大，好奇心极重，说话的语速特快，同时还配以多种动作。俩人中多布钦斯基稍微高一点，平时不苟言笑，而博布钦斯基则显得活跃些、开朗些、随意些。

利亚普金—佳普金——是一个看过五六本书，略微有些自由主义观点的法官。他总爱猜测别人的想法，揣摩别人的心思，因而在关键时刻，他所说的话总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他的声音深沉、拖长、沙哑，鼻音很重，就如同一口先发出咝咝声，然后才敲打出声的年久古钟。扮演这个角色的演员，脸上一定要长时间留有一份若有所思而语重心长的神情。

泽姆利亚尼卡——慈善医院的院长，他身材臃肿，做事缓慢、迟钝、举止笨拙，但却工于心计，阴险、狡诈，总能想出许多坏主意。人十分勤快，显得忙忙碌碌的。

邮政局长——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

至于其他的人物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他们的形象随便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就在你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演员都要特别留意最后一出戏。

剧中最后一句台词，应该让大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瞬间被震住了。所有的人在这一刹那全改变了姿态。一时间，女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异的叫声，就如同是从一个人的喉腔里喊出来的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

第　一　幕

〔市长家的一个房间。〕

第　一　场

〔市长、慈善医院院长、督学、法官、警察分局长、医官、警察两名。〕

市长　各位，请你们到这儿来，是要向你们宣布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钦差大臣将会到我们这儿来。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钦差大臣？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钦差大臣？

市长　钦差大臣是从彼得堡来的，此行的目的主要是私查民情，而且身上还带着密函。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真惨！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怎么会这样呢？真是糟糕透了。

卢卡·卢基奇　哦，天哪！还带着密函。

市长　我似乎有种预感：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两只黑溜溜、大得可怕的老鼠向我跑过来，这儿闻闻、那儿嗅嗅，然后又走了。哦，对了，我现在给你们读一封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奇梅霍夫寄来的信。这个人您也知道的。他信上是这样写的：“亲爱的朋友、敬爱的亲家、尊敬的市长大人：您好！”（两眼飞扫而过，嘴里轻声嘀咕着）……“敬告吾兄。”啊，找到了，在这儿呢：“我有一事急于敬告吾兄：据我所知，近几天，将有一重要官员带着密函对全省进行巡查，并且我县为此次巡查的重点。（煞有介事地伸出一个

手指头)虽然此官员将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但我已得到确切的消息,并获悉其详情。我了解您也不过是一凡人,难免会犯错,但因您的聪慧、机敏,相信您一定不会错过到嘴的肥肉……”(稍停)哦,这只是些私事……“所以,我特意提醒您务必要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万一,这完全是因为这位重要官员在这个时候是带着密函来的,又或者这位官员已隐瞒着自己的身份不知住在哪儿了,但很可能随时就会到达……昨天,我……”哦,下面写的都是些家事,“我的妹妹安娜·基利洛芙娜以及她的丈夫已经到我家来了。伊凡·基利洛维奇似乎比前胖了,他总在把玩着那把提琴……”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事情就是如此!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的确,这件事……可不简单,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绝对是有原因的。

卢卡·卢基奇　他来是为什么呢?安东·安东诺维奇,为什么呢?钦差大臣到我们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市长　为什么?这还用问,当然是命中注定的呀!(感叹一声)感谢上帝,以往总是巡视别的城市,可这一次最终还是轮到我们头上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这其中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我觉得政治方面的因素可能性大。也就是说:俄罗斯……没错……企图制造战乱,所以,为了查明下面是否有叛党,部里专门派人进行明查暗访。

市长　您说什么呀,怎么说到那上面去了,您实在是个有头脑、有智慧的人,怎么也不好好想想,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城里哪儿会有什么叛党呀!您以为我们这儿是边陲小镇?要是坐马车从这儿开始走,即使用上整整三年的时间,也未必能走出国境。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不,您听我说,这些事可能您……并不明白……我们的领导对于下边的一举一动都是心知肚明

的：不要以为我们离他们远，可是所有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市长　无论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诸位无论怎么说我已提前告知你们了。——一定得小心呀！这件事我已作了准备，我也诚恳地劝告你们，最好也准备准备。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特别是您，不可否认，这次来视察的官员一定会先去您的慈善医院——因此，您务必准备好一切：病人一概不许穿家居服，显得像个铁匠，病人头上那些脏兮兮的帽子得换下来，洗干净。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哦，这没问题。他们也该戴上干净帽子了。

市长　另外，每张病床的床头一律用拉丁文或其他文字标明——患者的姓名、所患疾病名称、发病时间、具体地点、几月几号、星期几……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这就交给您了。哎呀，住你们医院的病人总是抽烈性烟，这可不行，一进门人家就会呛得直打喷嚏。你们应该少收些病人，否则让人看上去觉得你们管理不善，或医术不高。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嗯，治疗方面的事，您就放心吧，我和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已想好一套完整的治疗方案：简单的、天然的就是最好的；药品嘛，我们也只不过用些便宜的。其实，人说起来也挺奇怪的，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复杂：你说他死，他也真死了，你要是说会好，没准一会儿就好了。再说了，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对俄语一窍不通，他简直无法与别人交流。

〔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发出一种既像“呀”，又像“咦”的声音。〕

市长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我也真诚地劝您，您的法院也得当心点。你们那个专门接待上告人的房间里，门卫居然养了鹅，还有许多小鹅呢，它们老是在人们脚下窜来窜去。其实，

门卫养这些鹅并没什么，饲养家禽嘛，不管怎样也是值得表扬一番的。但您也明白，此时此刻，这样的场合，当然不合适，有失体统……这件事我早就该跟您说了，可总忘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这件事我一定立即解决掉，今天我就吩咐他们把那些家伙全弄到厨房去。如果您愿意，请与我们共进午餐。

市长　还有，你们法院办公室的文件柜上挂着根狩猎的鞭子，法院的院子里也总是晒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这简直太不像样了。您爱狩猎，这我也知道，但在钦差大臣视察之前，您最好先收起来，至于钦差大臣走了以后，您爱放哪就随您便了。对了，您有一位陪审员……当然喽，他的博学多才我是相当赏识的。但他身上总带着股酒味，像刚从酒壶里泡出来一样——这可不好。这一点早该提醒您了，但被别的什么事一打岔，就给忘了。这股味如果确实是如他所说的那样天生如此，那也有办法解决的，比如让他吃生葱或生蒜，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我想，这个问题，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一定有办法用各种药物来治疗的。

〔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又发出以前一样的声音。〕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哦，不行，这种气味没法除掉。他曾说过，因为小时候让奶妈给摔着了，此后，他身上那股似伏特加的酒味就一直没有消失过。

市长　我只不过跟你们说说，让你们注意一下。关于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事，及安德烈·伊凡诺维奇来信中提到的不妥之处，我没有什么意见。说也奇怪，任何人都无法避免犯错，冥冥中老天爷已安排好了一切，伏尔泰分子想否认这一点是不可能的。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认为，什么是犯错呢？犯错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在这儿，我就可以坦白地向大家承认，我受过贿。但你们知道我

拿的是什么东西吗？仅仅是几只小猎狗。这哪能与之相提并论呀，完全是另一回事嘛。

市长　拿了东西就是受贿，不管是小猎狗或是其他的什么。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哦，安东·安东诺维奇，可不能这么说。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一件皮大衣值五百卢布，同时，他为自己的夫人也弄了一个披肩……

市长　可您知道吗？因为您接受小猎狗这样的贿赂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呀？您不信任上帝，也从没去过教堂。而我，至少可以说是上帝的忠实信徒，每周我都会去教堂做礼拜。但您呢……其实，我也了解您：您一旦提起有关创世的话题，一定会令人毛骨悚然的。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这完全是因为我的聪慧才感悟到的呀。

市长　其实，有一句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聪明未必是件好事。但是，我只不过说了说县城法院而已，说真的，你们那个地方也未必真的有人去检查：那是一个多么让人向往的地方呀，愿上帝保佑它。卢夫·卢基奇，您作为督学，应该对您的教员多加注意一些。当然，他们知识渊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但他们的一举一动总是十分奇怪，也许这是因为他们的学者身份而形成的。比方说，他们其中有一个脸胖胖的人……我忘了他到底姓什么了，每当他上讲台时，总爱扮个鬼脸，就这样（做鬼脸），接着将手从领带下面伸过去摸摸胡子。说实在的，他要是只对学生做做鬼脸，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这还正合适呢。这我并不随意发表意见，但您想想看，如果来访者到了他也如此，那可就糟糕透了：钦差大臣，或其他人会认为这是朝他做的。这样一闹，天哪，谁能预料到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呀。

卢卡·卢基奇　唉，对于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已说过他好几次了。比如说前两天，本省的首席贵族正欲走

进教室，他就扮了个鬼脸，居然还是我以前未见过的。也许他并没有恶意，可我就因为这件事把他好好训了一顿，为什么给年轻人宣扬这种自由思想。

市长　噢，还有那位历史教员。我也承认，他确实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并且可以说是博学多才，但他一到讲课时，情绪总是那么激动，简直不知身处何地。有一回，我听他的课：当说到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时，还没什么，但当他讲到亚历山大·马其顿时，哦，天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想他是不是发火了。你知道吗？他居然跑下讲台，拿着一张椅子就用力地往地上一摔。亚历山大·马其顿是位勇士，这我当然知道，但也没必要摔椅子呀？这会让国家财产蒙受损失的。

卢卡·卢基奇　的确如此，他呀就那个臭脾气，性情又急躁，我都说他好多次了……你知道他如何答复我的吗？"我就这样，您爱怎样就怎样吧，为了知识，我可以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

市长　确实是这样，命运中很多事情都无法用常理去解释：那些学识渊博而又聪慧的人要么是酒鬼，要么就扮鬼脸，真让人受不了。

卢卡·卢基奇　我真不想长期在教育界干下去了！总让人战战兢兢的：不是这个想插一脚，就是那个想表现一下自己的聪明。

市长　这算什么呀，那些明察暗访的巡察才更叫人心惊胆战的呢。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出现在你面前："你们都到齐了吧！这儿的法官是谁？""利亚普金—佳普金。""把他带过来吧！慈善医院院长呢？""泽姆利亚尼卡。""那他也过来吧！"这才是真的要命呀。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邮政局长。〕

邮政局长　各位，你们说说，是什么样的重要人物会来呀？

市长　您难道不知道？

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只是跟我提了一下。他刚才到我的邮政局去了。

市长　您说说，对于这件事您有何想法？

邮政局长　我？我看可能会与土耳其人打仗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对，对！我们可是不谋而合了。

市长　你们俩怎么都想到那个上面去了！

邮政局长　与土耳其人打仗的可能性真的挺大的。这肯定与法国人有关，他们惟恐天下不乱。

市长　与土耳其人打仗？这与土耳其人有什么关系呀？真正要遭殃的是我们，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瞧，这儿有一封信。

邮政局长　哦，这样的，看来与土耳其人打仗是不可能的了。

市长　那么，伊凡·库兹米奇，您怎样呢？

邮政局长　我又能怎样？安东·安东诺维奇，您呢？

市长　我还不是和您一样。其实也没什么好害怕的，但心里总难免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您知道，那些市民呀、商人呀，真让人烦透了。他们简直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冤家。但是，说实在的，我就算真的拿了别人一点什么东西，那也绝对绝对没有打什么坏主意。甚至于我还在想（牵着他的手走到一旁），我在想，或许是谁告了我。否则，钦差大臣怎么会非到我们这儿来不可呢？听着，伊凡·库兹米奇，我们现在是在同一条船上，为了我们自己，您想想办法，看能否将你们邮局收发的所有信件在发出去之前都一一略微地拆开瞧瞧，看是否有告密的信件。如不是，再封上，但就算不封口就这么发

出去，也没什么的。

邮政局长　明白，完全明白……这一点没必要您来告诉我该怎么做，其实我早已做了。那倒并没有想过是为了预防什么，只不过这样觉得挺新奇的：因为对于世上任何有趣的、新鲜事，我都非常感兴趣，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一切。您知道吗？读别人的信实在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有时候甚至成了一种享受——因为我可以通过读信知道许多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事情……更值得一提的是：信中还蕴含有深刻的哲理呢……与《莫斯科时报》比起来，这可有意思多了！

市长　快告诉我，您是否看到关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的一些消息？

邮政局长　哦，很抱歉，我没有看到，不过有关科斯特罗马和萨拉托夫的事倒是挺多的。遗憾的是，您并没有看到这些信，可以说这些信真是棒极了，特别是有的地方简直妙不可言。前几天，我看了一位陆军中尉写给他朋友的信，他的笔调轻松活泼，详细地描写了那场舞会……写得真是妙极了，真的，实在是妙极了。他这样写道："我亲爱的朋友，我感到自己就像在仙境中一样：美丽的姑娘在我身边穿梭不停，耳旁时时飘荡着婉转、动听的音乐，还有那军旗在空中飘扬……"可以看出，他是充满着激情来写这封信的。所以我一直留着这封信。您想不想让我为您读读这封信呢？

市长　我现在可没时间。伊凡·库兹米奇，这件事就麻烦您啦：您可千万要留意着，一旦有告密或告状的信，一定要不假思索地扣下。

邮政局长　一定照办，您放心吧。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照这样的话，您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您会因此而被受罚的。

邮政局长　哇，真的吗？那可惨了！

市长　没关系，没关系。您如果将此事说出去了，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但这可是我们内部的私事呀。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对呀，会出麻烦的！说真的，安东·安东诺维奇，我这次来是为您送一条小狗的。您知道的，它就是那条公狗的亲妹妹。切普托维奇和瓦尔霍温斯基打官司这件事，您可能也听说了，这下我可发了：在他俩的领地上，我能用狗去追兔子了。

市长　哦，老天，这个时候了，我哪有心思管您的兔子呀，我现在都被那讨厌的微服私访的事弄得焦头烂额的了。你等着吧，说不准什么时候，门一开，他就冲了进来……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博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气喘吁吁地上场。〕

博布钦斯基　大事不好了！

多布钦斯基　不得了，不得了。

众人　什么事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多布钦斯基　这是你们绝对没有料到的事情：当我俩进入旅馆……

博布钦斯基　（争着说）我们进入旅馆……

多布钦斯基　（又抢了过来）喂喂，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别打岔呀，让我来说吧。

博布钦斯基　哦，不，让我说吧……让，让……您说不清楚……

多布钦斯基　可是您说起来老走神，一会儿自己都不知道说啥了。

博布钦斯基　不会的，真的，我保证绝对不会这样，您只要不打岔，让我一个人说！各位，你们最好让彼得·伊凡诺维奇少插话。

市长　哦，天哪，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就快说吧，到底发生什么事啦？我的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各位，你们都坐下来听吧！把那边的椅子挪过来坐！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就坐这儿吧。（所有的人都在两位彼得·伊凡诺维奇的身旁坐了下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快说吧。

博布钦斯基　嗯，这就说，我从刚开始说起。在您刚刚收到那封信还处于心情烦躁不安之时，我从您家一出来，就直奔……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少打岔！我完全，完全，都知道。于是，你们看见了，我直奔科罗布金家。但他却不在，我便又来到拉斯塔科夫斯基家，但他也不在，然后，我又到了伊凡·库兹米奇那儿，将从您这儿所知道的一切全说给他听，回途中，我遇到了彼得·伊凡诺维奇……

多布钦斯基　（争着说）就在那个旁边有卖馅饼的小亭子那儿。

博布钦斯基　对，就在那个小亭子旁。一碰上他，就问："您知道吗？安东·安东诺维奇收到了一封可靠的信，从中得到一重要消息。"但是彼得·伊凡诺维奇通过您的女管家阿夫多季娅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让她去菲利普·安东诺维奇·波切丘耶夫家去拿点东西。

多布钦斯基　（又抢了过来）好像是去拿那种装法国烧酒的桶。

博布钦斯基　（把他的手推开）是拿一只装法国烧酒的桶。于是，我们一起朝波切丘耶夫家走去……彼得·伊凡诺维奇，您……这……请别打岔，别打岔！……我们正朝波切丘耶夫家走去，但半路上，彼得·伊凡诺维奇对我说："我看，还是先去小饭店吧。从早晨直到现在，我什么都没吃……我现在肚子……肚子可饿坏了……"不正是这样吗？彼得·伊凡诺维奇，您的肚子……他又说道："听说饭店新到一些鲑鱼，很新鲜的噢，我们去尝尝鲜吧。"于是我们进了那家旅馆，刚一进去，突然见一位年轻人……

多布钦斯基　（把话题抢过来说）仪表堂堂，着一身便服。

博布钦斯基　对，仪表堂堂，着一身便服，在房里就这样走来走去，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的神态……他的举手投足……还有这个（把手放到额旁转动着）像这样的玩意儿可多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就对彼得·伊凡诺维奇说："我觉得这儿有点问题。"接着，彼得·伊凡诺维奇朝店主打了个手势，让他过来，店主叫弗拉斯，三周前他妻子生了一男孩，那孩子长得胖嘟嘟的，可爱极了，长大以后他也会开饭店的，就像他父亲一样。彼得·伊凡诺维奇让弗拉斯来我们这边，轻声问道："刚才那个年轻人是谁？"弗拉斯答道："他是……"喂——彼得·伊凡诺维奇，您能不能把嘴闭上。您什么事都说不清楚，真的，您口齿不清，我还知道，您掉的那颗牙齿让您在说话时老是漏风……他告诉我："那位年轻人是从彼得堡来的，叫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听说呀，他好像是一位政府官员呢。这次他是要去萨拉托夫省，他有点奇怪：在这儿已住了一个多星期了，居然没出去过一次，买东西也不付钱，只是赊账。"听到这，我已感受到老天爷给我的提示，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嘿！"我朝彼得·伊凡诺维奇喊了一声！说……

多布钦斯基　不是这样的，彼得·伊凡诺维奇，是我先对您喊一声"嘿"的。

博布钦斯基　哦，好像是这样，您先说，然后我也说了声"嘿！"我和彼得·伊凡诺维奇都说："他如果真是去萨拉托夫省的话，为什么会留在这儿呢？"——对啦，他一定就是那位官员。

市长　什么？是谁？谁是官员？

博布钦斯基　您不是在信中提到过一位官员吗？不正是他吗？钦差大臣呀！

市长　（惊慌失措）上帝呀！你们说什么呀！这不是真的，不会是他。

多布钦斯基　不会错，绝对是他！一天到晚也不出去，买东西也不付钱，这还有谁？一定是他，驿马使用证上也写着，他是到萨拉托夫去。

博布钦斯基　对，就是他！准没错，一定是他……他对周围的事都细心地留意着；身旁的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见我和彼得·伊凡诺维奇正吃着鲑鱼——彼得·伊凡诺维奇，就是因为你说肚子饿了……于是，他看了看我们的盘子。这可让我吓坏了。

市长　哦，上帝呀！您开开恩，放过我们这些有罪之人吧！他住的房间是几号？

多布钦斯基　在楼梯底下的五号房。

博布钦斯基　记得吗？是那个去年过路军官们曾在那儿打过架的房间。

市长　他真的已来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多布钦斯基　他到这儿来的时候正好是埃及圣徒华西里纪念日，到现在也已有两个星期了。

市长　什么，有两个星期了！（旁白）上帝哪，我的老天爷呀！您快帮帮我们！这两个星期发生了多少事呀，下士的老婆被打！给犯人发口粮的事也没做！整个街道脏乱不堪，一片狼藉！多难看，多没面子！（用手抱着头）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们排着队上旅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不行，这不行，应该是市长、神职人员，还有商人先过去；有一本叫《共济会员约翰行法》的书里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市长　不行，最好是我先去，就我一个人。我这一生就是在风风雨雨中过来的，每次这个时候，我总能化险为夷，也许冥冥中上帝一直在暗暗地帮助我，这一次一定也不例外。（问博布钦斯基）您刚才说，那个人很年轻？

博布钦斯基　对,是很年轻,大约二十三四岁吧。

市长　太好啦:年轻人的心思我一看便知。要是换成个年龄一大把的家伙,那就难对付了,年轻人嘛,心里藏不住事,他的喜怒哀乐及所思所想全在脸上表露无遗。各位,请你们现在立刻各自去做准备,我一人去,或者,彼得·伊凡诺维奇,您随我一块去,随便出来走走,瞧瞧那些过路的旅客们,是否有麻烦,或是遇到不开心的事了。喂,喂! 斯维斯图诺夫! 您在哪儿呀!

斯维斯图诺夫　有何吩咐!

市长　快,快,去把警察分局长给我叫来,哦,不行,这儿您也离不开呀。这样吧,您随便找个人立刻去把警察分局长给我找来,安排好以后,您就回我这儿来。

〔警察匆忙跑出去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走吧,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我们走吧! 我想,这下可真出大事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您担心什么呀?您那儿还不好安排吗?只要您给病人们的头上换上干净帽子,一切不就搞定了吗?您可以高枕无忧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帽子换了有什么用呀!按要求,应该给病人熬燕麦汤喝,但我那医院的走廊上却弥漫着一股股白菜味,冲得让人受不了,只能捏着鼻子过。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至于我那儿,倒是不用担心。说实在的,您想想,又有谁会去视察县法庭呢? 如果真要查,那他一旦打开卷宗,就定会头痛不已,苦不堪言。我当法官已整整十五年了,只要看到那些公文,我就头胀得厉害,难受极了。这些是是非非,我想就算是所罗门也未必能分辨清楚。

〔法官、慈善医院院长、督学和邮政局长退场,在大门口,正好与回来的警察撞了个满怀。〕

第　四　场

〔市长、博布钦斯基、多布钦斯基以及警察。〕

市长　怎样？备好马车了吗？

警察　已准备妥当了。

市长　你上街去……哦，不行，等等！你去取……还有人吗？都上哪儿去了？怎么就你一个人？普罗霍罗夫呢？我不是让你把他叫来吗？普罗霍罗夫去哪儿了？

警察　普罗霍罗夫现在还在分局里呢，但这个时候，他没法办事。

市长　嗯？为什么？

警察　是这样的：他喝醉了，糊里糊涂的，早上才被人送回来。已经给他浇了两大桶水，但没什么用，到现在为止他仍没醒过来。

市长　（双手抱头）噢，上帝呀！你，你立刻上街去，哦，不对，你还是先回屋里去，听到吗？去，到屋里把我的剑和那顶新帽子给我拿来。嘿，彼得·伊凡诺维奇，我们走吧！

博布钦斯基　我，我呢……安东·安东诺维奇，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

市长　不行，彼得·伊凡诺维奇，绝对不行，太不方便了，再者，这一辆马车哪能坐这么多人呀。

博布钦斯基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坐马车，只是随马车在后面跑。我只要能从门缝里往里瞧，看一看他的行为动作……

市长　（从警察手里接过剑，并对他说）你立刻让各位甲长都过来，并且都带上……哎呀，这是什么剑呀，全给磨坏了！那个商人阿卜杜林真讨厌，知道我就剩下这把旧剑了，也不送我一把新的，真狡猾！我想，不知什么时候，这些狡猾的家伙一定早已暗暗地把状子准备好了。让他们每人都拿一

条街——去你的，什么呀？拿一条街？我说的应该是拿一只扫帚！将那条通往旅馆的街全部给我打扫一遍，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听到吗？你可要小心点：你！是你！我知道的，你老跟人家胡乱攀亲，然后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就把别人的银匙偷偷放进自己的靴筒里——我的耳朵可灵敏了，你要小心噢！……你呢？嗯，看看你是怎样欺负商人切尔尼亚耶夫的，什么？别人给你做制服的呢料是两俄尺，但你却整整拿了一匹。小心呀！可别太过火了！去吧！

第　五　场

〔前场人物和警察分局长。〕

市长　哦，斯捷潘·伊里奇！您就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快说说您到底藏哪儿了？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警察分局长　我没有藏哪儿呀，刚才我不是一直就在门外吗？

市长　好吧，好吧，斯捷潘·伊里奇！您听着，那个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现在已经到了。您那儿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警察分局长　哦，没问题，一切都按您的要求准备妥当了。至于清扫人行道的事，我已交给警察普戈维齐恩和几个甲长了。

市长　杰尔日莫尔达呢？

警察分局长　杰尔日莫尔达？哦，他走了，好像是坐救火车走的。

市长　普罗霍罗夫呢？喝醉了？

警察分局长　是的，他的确喝醉了。

市长　您怎么搞的，怎么能让他喝醉呢？

警察分局长　鬼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昨天，他到市郊去处理那儿打架的事，等到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一副不省人事的样子。

市长　斯捷潘·伊里奇！您仔细听着，现在您得马上去办几件事：那个叫普戈维齐恩的警察……就是个子挺高的那个，

您把他安排到桥上站着，这样会觉得我们这儿似乎好看一点。另外，立刻去将鞋匠铺旁那些旧围墙给拆了，然后把草扎的标杆竖在那儿，使别人认为我们正在搞城市建筑规划呢。最好多拆点，因为拆除的数量与市长的政绩成正比嘛。噢，我的上帝呀！我差点给忘了，那四十车的垃圾不还在那座围墙旁吗？这个城市是多么的糟糕啊！无论什么地方，一旦建了一座纪念碑或是围墙，天知道那些各种各样的垃圾从什么地方就给弄过来了。（叹了口气）如果那些外地官员问公务员是不是满意，他们得一律回答："非常满意，大人，一切都非常满意。"若有人说不满意的话，那么，以后我就会让他真的不满意……哦，哎呀，哎呀，我真是罪不可恕呀！（本来该拿帽子，却拿了帽盒），噢，上帝，请您保佑我尽快脱离苦海吧，我一定会供上一枝谁都没有供过的大蜡烛，我会从所有的奸商那儿征集三普特蜡。哦，上帝呀，我的上帝！彼得·伊凡诺维奇！我们走吧！（试图用帽盒代替帽子，将它戴在头上）

警察分局长　安东·安东诺维奇，那不是帽子，是帽盒呀。

市长　（将帽盒放下）管它呢！帽盒就帽盒呗！哦！对了，如果他问为什么五年以前拨款修建慈善医院的教堂到现在仍没有建好，那你可得记着应该说，其实早建好了，但让一场火给烧毁了。知道吗？有关这件事，我会专门写份报告递上去的。或许，有那么一些糊里糊涂的人，会笨得说出"本来就没有建"的傻话来，这可真让人担心的。另外记着告诉杰尔日莫尔达，别老是有事没事的就挥动他的拳头，当然我也了解他是在维持秩序，但总不能在没问清楚谁是谁非的情况下就将别人打成青一块、紫一块的吧。彼得·伊凡诺维奇！走吧，我们走吧！（退下，又转了回来）告诉那些士兵，别老是光着身子在街上窜来窜去的：这些警备队员也太不像话了，衬衫外只穿一件制服，但下边却啥也没穿，真讨厌！

〔所有的人都退下。〕

第　六　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玛丽雅·安东诺芙娜跑上了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们去哪儿了？到底去哪儿了？啊，我的上帝呀！……（开门）安托沙[1]！当家的！安东！（迅速地说道）都是你，都是你不好。你呀，只知道一个劲地找这找那的："什么我的胸针呀，我的头巾呀。"（跑到窗口旁，使劲叫）安东，你到哪儿去了？嗯？钦差大臣？已经来了？真的吗？留有小胡子？他那小胡子是什么样子呀？

市长的声音　哦，我的宝贝，你能不能呆会儿再说，就一会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什么？呆会儿再说？真好笑，不，不行，我才不呆会儿再说……你得先告诉我：他是不是上校？嗯？（不屑一顾地）走了！这件事我以后有时间再和你慢慢说！哎哟，都是你那宝贝女儿："妈妈，等等，妈妈，慢点！等我将头巾从后面别好。我马上就来。"就来，就来！这下可好了，我们一无所获，什么消息都没打听出来！你呀，一天到晚梳妆打扮，臭美什么呀，每次听说邮政局长会来，你就对着镜子涂脂抹粉的：这边看看，那边瞧瞧。你别以为他是在追求你，其实，只要你一转身，他就对你扮鬼脸。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妈妈，我亲爱的妈妈，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您着急也没用啊！反正两个小时以后，我们不就一切都知道了吗？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两个小时！只有两个小时了！非常感谢！你说得实在是太好了！你为什么不说，一个月以后我们知道

---

① 安托沙：安东的昵称。

得更详细了呢！（把身子从窗口探出去）喂！阿夫多季娅！咦？怎么样，阿夫多季娅，你知道有人来吗？……不知道？笨死了！他对你摆手？摆手就让他摆呗，你照样问他。没法打听到消息？你有没有脑子呀，想什么了，是不是想着你的未婚夫呀。什么？他们没多久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不跟着他们的马车跑呀。快去！听到了吗！立刻去追，追到了记着问他们准备到哪儿去？一定要问清楚：那个新来的人叫什么，长得怎样。知道吗？凑到门缝上，看仔细点——眼睛长什么样，是黑的吗？——然后，马上赶回来，听到吗？快点，快点！快去！快去！（一直喊下去，直到幕落。幕就这样将窗口旁站着的她们俩人掩住了）

——幕落

第　二　幕

〔旅馆的一个小房间。床，桌子，箱子，空瓶子，皮靴，衣刷及其他物件。〕

第　一　场

〔奥西普躺在主人的床上。〕

奥西普　真要命，要是能吃点什么该多好啊，我实在是饿极了，肚子也在发牢骚，一直咕噜咕噜地叫个不停，似乎是号鼓队在演奏。哎！这一次看来是真的回不了家了。一路过来，这家伙的钱都花光了，现在嘛，只能一天到晚不出门，呆呆地坐在这儿，脾气没了，也不发火了。其实是可以留点钱坐驿马车的，但是，每当来到一个城市，他总要摆出一副有钱

人的样子，显示自己很阔绰！（学他说话）“喂，奥西普，你给我去瞧瞧，我要最好的房间，要最好的饭菜，总之，我要最好的。即使有一丁点儿不满意都不行的。”他要真是个既富裕又有权势的人那倒也罢了，但他呀却只是个十四品的小官！他总喜欢与那些自以为很熟的过往的旅客们玩牌，并且是不输个精光不罢手的！哎，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简直烦透了！说实在的，在乡下过日子也蛮不错的：虽然没有城市繁华，可却让人少想些事，少操点心，然后讨个老婆，那么这一辈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说良心话，谁都会认为，当然还是住在彼得堡比较好。如果有钱，你的生活将会悠然自得且丰富多彩：去剧院啦，看小狗跳舞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与贵族差不多，温文尔雅的，到休金商场去，那些老板门都称你为：“老爷！”在渡船上，你可以与官员们坐一起；当你想多认识几个朋友时，只要去小铺子就行了：那儿的骑士会兴致勃勃地讲许多军营里的事，并且还会告诉你，天上的每一颗星星所代表的含义。在那儿，你就对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弄得明明白白。没多久，有一个年龄大一点的军官老太太进来了，或许美丽的女佣有的时候也会走到你跟前瞧瞧……哎哟！（边笑边摇头）那个样儿，去你的！每个人都非常尊敬地称你为“您”，绝对不会听到一句粗鲁的话。如果不愿步行，可以坐马车，就和那些真正的老爷一样，即使你不付车钱也没问题，反正每家前后院的大门都互相连通，你只要溜进大门，那么无论怎么找，也没人能找着你。不过有点不好的是：总是饱一顿，饿一顿的，饱的时候就胀得难受，饿的时候就眼冒金星，就像现在一样。都怪他不好。但也没办法呀。每次老爷寄钱来，其实完全可能过上一阵子的——可是，他呢？……只顾自己一时高兴，不是坐着马车到处瞎逛，就是每天上戏院看戏，于是，一个星期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了

吗？——居然要我到旧货市场去，将他那件新的燕尾服给卖了。甚至有时候仅剩下他身上那件大礼服和一件外套，就连那最后一件衬衫都卖掉了……这都是真的，全是实话！呢料是上好的英国货！单一件燕尾服至少得花上一百五十个卢布，但拿到旧货市场却只卖二十卢布；至于裤子就甭提了——那就等于是白送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只能怪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不想工作，整天只顾着逛街、打牌什么的。哎呀，如果老爷知道了这些情况，那可怎么办呀！他肯定会不管三七二十一，掀开衬衫就狠狠地打你一顿，让你痛得四天都没法动，就算你是个什么官员，也没法避免。其实，这可真是没办法的事，不管怎么说，已经接了这份工作，那也只能尽量干得好一点呀。瞧瞧，刚刚旅店老板还说呢，如果不把以前欠的账结了，那可就不能再吃饭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钱付账呀，这可如何是好呀？（叹了口气）唉，上帝呀，只要能给点菜汤喝也行哇。我饿得能把全世界都吃下去。似乎有敲门声，嗯，一定是他回来了。（立刻从床上跳起来。）

第　二　场

〔奥西普和赫列斯塔科夫。〕

赫列斯塔科夫　嗯，拿好。（将帽子和手杖交给他）呀，是不是又躺在我床上了？

奥西普　怎么会呢？我为什么一定得躺您的床？我又不是从没见过床。

赫列斯塔科夫　你瞎说，骗谁呀？你肯定躺过，你看看，床上全都弄皱了！

奥西普　我为什么非要用您的床？我没用过床还是根本就不认识床呀？我还有腿呢，还可以站着呀。我用您的床有必要吗？

赫列斯塔科夫　（在房里走来走去）你去瞧瞧，烟袋里是否还有烟丝？

奥西普　烟丝？您三天前就抽完了，哪儿还有呀！

赫列斯塔科夫　（边走，边用牙齿咬着嘴唇，然后，高声而又有力地说）喂，奥西普，……你听好！

奥西普　什么事？

赫列斯塔科夫　（高声地，但并不是很有力地说）你快到那个地方去。

奥西普　嗯？到哪个地方去呀？

赫列斯塔科夫　（既不是高声地，而且也并不有力地，几乎近于哀求地说）你下楼，去餐厅……让他们，噢不，请他们……开饭。

奥西普　不，不，不行，我可不愿去。

赫列斯塔科夫　你居然敢违背我的命令，笨蛋！

奥西普　哦，不是这个意思。老板说过，我们没有结算以前的欠账，所以不再继续供应我们饭菜啦。就算我下楼去跟他们说，也没有任何作用，事情就是如此，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赫列斯塔科夫　太不像话了，他们竟敢不给我们开饭！

奥西普　您知道吗？他说："你们俩全是骗子，大骗子！你的主子就更加可恶，他在这已呆了三个星期了，居然连一个子都没掏。你们这些大骗子，无赖，我们可见多了！嗯，我会将你们所做的一切全告诉市长的，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赫列斯塔科夫　你把他的话说给我听，倒挺高兴的，畜生！

奥西普　他还说："如果全世界的人到这儿都是如此，只住不付钱的话，那以后想赶他们走都不容易了。我这一次一定会去告他的，真的，我可不是在开玩笑，让他尝尝坐牢的滋味，等着瞧吧。"

赫列斯塔科夫　好了，够了，笨蛋！你跟他说去！简直是一个愚蠢粗鲁的畜生！

奥西普　我想，还是让老板到您这儿来比较好。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叫他来呀？真是的，你直接跟他说不就行了吗？

奥西普　少爷，这个，真是……

赫列斯塔科夫　见鬼！好吧好吧，快去，把老板叫来。

〔奥西普退场。〕

第　三　场

〔赫列斯塔科夫单独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唉，肚子真饿，要是能吃点东西就好了！刚才出去转了转，本以为逛一会儿就可以忘掉饥饿——但是，没用，一点作用都没有，真见鬼！的确，要是在奔萨我不是胡乱花钱的话，至少现在回家的盘缠还是有的。步兵大尉那家伙把我给害惨了，他的牌技简直是妙不可言。我坐下来打牌才不到十五分钟，就全给输光了。不过，即使如此，我却仍然想找机会与他再好好较量一番，可是这已不可能啦。唉，这个小城镇太没意思了！蔬菜店不能欠账。这真是可耻，可恶，可恨极了！（吹着口哨。先是《恶魔罗勃》[1] 中的一段，然后又吹《妈妈，你别给我缝了》，最后吹的曲子也不知道叫什么）没有人会来了。

第　四　场

〔赫列斯塔科夫、奥西普和旅店的伙计。〕

伙计　老板让我来问一问，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

① 《恶魔罗勃》：德国作曲家梅耶贝尔一八三一年所作的歌剧。

赫列斯塔科夫　老弟，你好吗？身体怎样？还好吗？
伙计　哦，还行，谢谢您的关心。
赫列斯塔科夫　那你们的旅店还好吗？
伙计　还好，一切都好。
赫列斯塔科夫　生意好吗？住的人多吗？
伙计　是的，还比较多。
赫列斯塔科夫　哦，朋友，你能不能立刻让他们送些饭菜过来，到现在为止他们什么东西都没送上来，请你催一催——我吃过饭还得办事呢。
伙计　我想，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上了，老板说过，不能再给你们送吃的了，什么也不行。今天，他似乎去市长那儿告状了。
赫列斯塔科夫　哎呀，告什么状呀？你想想，这有什么意思呀？说实在的，我总是要吃饭的，对吧。否则，我可会一天比一天变瘦的。我真的很想吃饭，可不是开玩笑的噢。
伙计　的确，这我知道。但老板说："他若不付清欠账，就不能给他开饭。"对，他就是这样说的。
赫列斯塔科夫　你帮帮忙，好好跟他说说，劝劝他。
伙计　但是，我又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赫列斯塔科夫　你就严肃认真地跟他说明白点：我必须吃饭。至于钱的事，我当然会……他总是觉得，所有的人都和他这样的大汉一样一天不吃饭没什么问题！真是太好笑了！
伙计　好吧，我跟他说说。

第　五　场

〔赫列斯塔科夫单独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但是，他若真的什么东西也不给我们吃，那就太惨了。非常、非常想吃东西啦，以前可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吃东西的感觉。把衣服拿去换点钱？卖掉裤子？不行，不

管怎样也得穿着彼得堡的衣服回家，即使饿晕了，也不行。遗憾的是，约希姆不愿租给我马车，真见鬼，要是能坐马车回家那该多好啊，坐着马车一直到邻居地主家点着灯的门廊前，身着制服的奥西普站在马车后边。哇，那一定会令大家惊讶不已的：“怎么回事？这是谁呀？”仆人急忙跑进屋（假装仆人一样挺直身子）说：“从彼得堡来的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到了，您愿意接见吗？”那些仆人是些傻瓜，怎么会知道“您愿意接见吗？”这样的礼节呢！如果有一位愚蠢的地主到他们家里来，他肯定会像一只笨狗熊那样粗鲁地闯入客厅。然后走到一位美丽的女子面前，说：“尊敬的小姐，我多么……”（边搓手，边用他的一只脚在地上来回地蹭来蹭去）呸！（吐了口吐沫）我饿极了，都快吐酸水了。

第　六　场

〔赫列斯塔科夫、奥西普、伙计随后上场。〕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了？
奥西普　饭马上就送来。
赫列斯塔科夫　（拍着手，坐在椅子上微微跳了一下）送饭来了！太棒了，送饭来了！
伙计　（端着盘子，拿着餐巾）老板说，这是最后一次给您送饭。
赫列斯塔科夫　老板？哼……你的老板我才不管他呢！今天吃什么菜？
伙计　烤肉和汤。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只有两个菜？
伙计　是的，两个菜。
赫列斯塔科夫　太不像话了！这算什么？我不吃了！你告诉你的老板：太过分了！……就两个菜，太少了！

伙计　不,老板说:这就足够了。

赫列斯塔科夫　调味汁呢?为什么没有调味汁?

伙计　是没有调味汁。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会这样呢?我经过厨房时明明看到准备了很多调味汁的。今早,我还看到有两个小个子在餐厅吃着鲑鱼呢,好像还有很多其他什么吃的。

伙计　对,的确有的,可是或许又没有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不可能,怎么会没有呢?

伙计　没有,就没有。

赫列斯塔科夫　那肉饼呢?鱼呢?还有鲑鱼呢?

伙计　但那都是上等人吃的。

赫列斯塔科夫　混蛋!你这个混蛋!

伙计　的确是这样的。

赫列斯塔科夫　混账、笨蛋……为什么?他们可以吃的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吃呢?他妈的,活见鬼!为什么呢?我与他们有区别吗?

伙计　当然有区别了。

赫列斯塔科夫　区别在哪儿?

伙计　其实很简单,他们是一般的客人,您也知道,他们吃东西都是付了钱的。

赫列斯塔科夫　算了,不想跟你这样的笨蛋再继续说下去,反正说了也白说。(开始盛汤喝)这也是汤吗?还不如说是一碗白开水;这哪儿有汤味呀,全是一股讨厌的腥味。你去给我换一碗,我可不喝这样的汤。

伙计　那么,我只好拿走了。老板说:你们如果不要,就算了。

赫列斯塔科夫(连忙把手挡住食物)　好吧,好吧,好吧……你就放下吧,笨蛋!你怎么能用这种态度对我呢?我可不是你们想像中的那样的人!知道吗?老弟,我可劝你别和我……(喝汤)哦,上帝呀,这也算是汤?(继续喝汤)我想,世上没有

第二个人喝过这样的汤了。浮在上面一层的是什么呀，哦，天哪！不是油，居然是什么毛。（切鸡）哎呀，这是什么鸡呀！快，给我烤肉！汤还有一点儿，奥西普，你就喝了它吧。（切烤肉）这哪儿是烤肉呀！根本就不是烤肉。

伙计　不是烤肉会是什么呀？

赫列斯塔科夫　谁知道这是什么，但肯定不是烤肉。这也是烤牛肉？简直是烤斧头嘛！（吃）骗子，混账，他们让我们吃的是些啥东西呀！你要是吃一点儿，就会咬得你的牙齿疼上好一会儿。（用手指剔牙）这吃的是什么呀，跟树皮一样，抠都抠不出来，吃这些东西牙不发黑才怪呢。一群骗子！（用餐巾擦嘴）没有其他吃的了。

伙计　没有了。

赫列斯塔科夫　骗子，混账！连一点调味汁或是点心什么的也不给。可恶的家伙！只知道赚客人的钱。

〔伙计收拾完盘子，与奥西普一同退下。〕

第　七　场

〔赫列斯塔科夫、奥西普随后上。〕

赫列斯塔科夫　真是的，吃了和没吃一样，还是饿，这更加令我食欲大增了。有点零钱就好了，可以叫他去市场买点东西吃，即使是一个面包也成，可以充充饥。

奥西普　（上）哎呀，不好了！市长来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而且他在外边一直在询问关于您的事情呢。

赫列斯塔科夫　（吃了一惊）这可惨了！一定是那个狡猾可恶的旅店老板在市长那儿说了些什么！他要是真的让我蹲监狱，可如何是好呀？如果他偷偷地把我带走，我可不就……不行，我不能去！城里来来往往的全是一些军官和普通老百姓，我在他们跟前还故意地显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还

曾经给一商人的女儿抛过媚眼呢……不行，我不去，就是不去。他是什么呀？他凭什么这样做？他真的敢这样做？他以为，我是商人或手艺人？（挺直腰身，振作精神）我一定得当着他的面说："您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门把手在转动，赫列斯塔科夫吓得脸色惨白，蜷缩在一起。）

第　八　场

〔赫列斯塔科夫、市长和多布钦斯基。市长一进门就停住了。俩人都惊讶地瞪大眼睛互相看了一眼。〕

市长　（努力使自己的心情稳定下来，双手贴在两边的裤缝上）您好！

赫列斯塔科夫　（鞠躬）您好……

市长　很抱歉。

赫列斯塔科夫　不要紧……

市长　身为市长，我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关心过路的旅客们以及所有具有高尚品质的人们，以免他们受到任何不公平的待遇……

赫列斯塔科夫　（刚开始紧张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也没办法呀。……这不能怪我……但我保证会付清的，是真的……我会让家乡的人寄钱给我的。（博布钦斯基站在门外，透过门缝往里边瞧）这只能怪他，全是他的错，他把那硬邦邦的像木头一样的牛肉拿给我吃；更恼火的是那汤，见鬼，谁知道那汤里放的是什么呀，我应该将它全扔出窗外。他不给吃的，我都饿了好几天了……茶水？那是什么茶呀：没有茶味，却是一股难闻的鱼腥味。为什么我要……真新鲜！

市长　（胆怯地）真是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错。我们市场上卖的全是合格的而且是品质优良的牛肉。是由霍尔英戈雷的商人

送过来的，他们老实可靠，并不像有些商人那样狡猾奸诈。至于这些牛肉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您要是对这儿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您要是愿意的话，请您随我去另一处住。

赫列斯塔科夫　不，不，我不去，绝不去！我就知道，您让我去另一个地方住的真正含义：实际上是让我坐牢！凭什么这样做？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对我？你竟敢这样对我？……我可不是一般的人……我是一位官员，是从彼得堡来的官员。知道吗？（振作精神）我，我是……

市长　（旁白）哦，上帝啊！他发火了，为什么他发这么大的火呀？他一定全知道了，可恶的商人，见鬼去吧，这些讨厌的家伙肯定全说出来了！

赫列斯塔科夫　（勇气十足，胆子更大了）不去，我就是不去，即使您带上您所有的人马来我也绝不去！我会直接去找部长！（用拳头猛敲桌子）您能把我怎样？您又能怎样？

市长　（吓得身体僵直，全身颤抖）您帮帮忙吧，可别害我了，饶了我吧！我有老婆、孩子的……别让我这可怜的人再有任何不幸吧。

赫列斯塔科夫　不行，我不去就是不去？真奇怪，就因为您有老婆孩子，我就必须去坐牢？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呀？真好笑！

〔博布钦斯基一直从门缝偷偷往里边看，然后被吓得躲到一边。〕

赫列斯塔科夫　不去了，非常感谢您，我还是不去。

市长　（蜷缩着）全是我的错，因为我实在没经验，是真的，我真的没经验。手头上不宽裕……您也知道的：一个月的薪金就那么可怜的一点点，连买菜和糖都不够呢。虽然我受过别人的贿赂，但只能算是小意思而已，仅仅是一点吃的、穿的什么的。关于说我曾抽打做生意的下士寡妇，那不是真的，全是无中生有，简直是诽谤。都是那些平日有过节的小

人凭空捏造的，他们恨我恨得牙痒痒的，只差没一刀杀了我。

赫列斯塔科夫　那又怎样？这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沉思）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非得告诉我您的仇人和下士寡妇……下士的老婆都是另一回事呀，我呢，您不敢打我的。您呀，可差远了……真是奇怪！您可小心点！我一定会付清所有的欠账的，一定会，但现在不行，我现在没钱。之所以我一直呆这儿，就是因为我现在身无分文。

市长　（旁白）哎呀！他真滑头！不好应付！我都猜不透他是啥意思！他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把你弄得迷迷糊糊的，不知所措。（出声）您要是现在的确缺钱花，或是需要其他什么东西，我非常愿意为您效劳。帮助过路的旅客，是我应尽的责任。

赫列斯塔科夫　那就借些钱给我！我马上就跟旅店老板把所有的欠账结算清楚。就两百多个卢布，如果太多的话，就少一点吧？

市长　（送上钱）两百卢布没问题，刚好，您也不用点了。

赫列斯塔科夫　（接了钱）谢谢您，十分感谢您！我会立刻从乡下让人寄钱过来还给您……这一次只是因为我忽然……我就知道，您是一位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好心人。这简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市长　（旁白）感谢上帝！他收下钱了。这样，事情就好办多了。我给他的可不是两百，而是四百。

赫列斯塔科夫　喂，喂！奥西普！

〔奥西普上场〕

赫列斯塔科夫　你去叫旅店的伙计过来！（对市长和多布钦斯基）你们为什么都站着？请坐呀。（对多布钦斯基）坐吧！

〔市长和多布钦斯基坐下来，博布钦斯基由门缝往里瞧，耳朵也凑了过来偷听。〕

市长　（旁白）不用害怕，应该把胆量放大点。既然他不愿让别人识破他钦差大臣的身份，那么干脆就顺着他的意，来个将错就错：我得装出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出声）为了对工作尽职尽责，我与本城地主彼得·伊凡诺维奇·多布钦斯基先生一同出来访察民情，今天我们是专门来察看旅馆的，了解了解在这儿住的旅客们是不是都感到满意，我可不像有些市长，一点都不关心民众，什么事都懒得操心。这样做当然也不是完全为了工作职责，我是一名忠诚的基督教徒，有一颗善良、仁爱的心，我希望到我们这儿的每一位旅客都能受到良好的接待——瞧，老天好像给我回报似的，使我非常荣幸地与您相识。

赫列斯塔科夫　我也十分高兴，能认识您，说真的，您帮了我的大忙，如果没有您，我肯定要在这鬼地方呆好长时间呢：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这笔欠账付清。

市长　（旁白）嘿，你的故事还编得真不赖呀！还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付清欠账呢！（出声）我冒昧地问您一个问题：您到哪儿去呀？去什么地方呢？

赫列斯塔科夫　我这次是回自己的村子里去，在萨拉托夫省。

市长　（旁白，带着嘲讽的神情）是去萨拉托夫省？嗯？他说谎居然不感到惭愧！哎呀，这家伙可不好应付，应当心点！（出声）您现在一定是在进行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吧。旅行嘛，曾有人这样说过：驿马若停留的时间太长，会让人觉得不够痛快，可是从其他角度去想，这却是一种享乐。我想，您的旅行大多数原因可能是为了自得其乐吧！

赫列斯塔科夫　噢，不是这样的，全是我父亲让我来的。因为至今为止，我在彼得堡工作一点成绩也没有，把我父亲给气坏了。他以为，只要一到彼得堡，立刻会有人在你的衣襟上给你戴上弗拉基米尔勋章。真好笑，我倒是要让他自己去尝尝坐衙门里的滋味。

市长（旁白） 瞧瞧、瞧瞧，他还挺会瞎编的！居然把老父亲也拉出来了！（出声）您这次旅行出来多久了？

赫列斯塔科夫 唉，真的，出来多长时间了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父亲愚笨到了极点，就和一根木头差不多，这个老家伙！我一定得当着他的面说：我绝不离开彼得堡，您想怎样就怎样吧！真是的，我为什么非得听他的，一定得去乡下和那些乡巴佬混在一起，这样的话我岂不是全完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差别太大了，如今，人的思想不同了，需求也随着变化了，我的灵魂迫切需要文明。

市长 （旁白）编得还像模像样的！虽然全是胡编乱造的，可是连一点破绽都找不出来！人真是不可貌相，他个子小，相貌又普通，似乎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掐死他。你等着瞧吧，我一定有办法让你露出破绽的。我要想办法让你多说话！（出声）的确如此，您说得很有道理。在那种闭塞的乡下地方，能有什么发展呢？比方说我这儿吧：为了工作，为了国家，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即使付出任何代价也无怨无悔，可是那些奖赏呀、荣誉呀什么的，何时才会落到我的头上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把屋子扫视了一遍）这个房间不太好，似乎潮了点？

赫列斯塔科夫 的确，这个房间太差劲了，我还从没有住过有这么多讨厌的臭虫的房间，每天我还得忍受着它们的折磨。

市长 你们看看，怎么能这样呢？像您这样高尚、尊贵的客人，怎么能让您在我们这儿受这种苦呢，这是忍受谁的苦头呢？——居然是忍受那些可恶、讨厌的，本来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臭虫的苦头。嗯，房间确实糟透了，而且还太暗了吧？

赫列斯塔科夫 是啊，是啊，确实暗了些。旅店老板可恶极了，经常不发给我们蜡烛。您想想，要是想看看书，干点活，或者忽然找到灵感想立即动笔写些什么的，都不行——房间太暗，

暗得什么也干不了。

市长　有一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还是不问了，我不配问您。

赫列斯塔科夫　您问吧，到底有什么事？

市长　不问了，不问了！我真的不配问您，我知道我不配。

赫列斯塔科夫　快说吧，什么事呀？

市长　恕我冒昧……我家的房间宽敞、明亮、干净、清新，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房间。我想，您要是愿意住进去，一定会感到满意的。……哦，不说了，我的确是太冒昧了，我不该有这种非分的念头……请您别生气。说实在的，我是非常诚恳而真心地希望您能住得好一些，所以才说这些话的，绝对没有其他意图。

赫列斯塔科夫　哦，您别这么说，我其实还真乐意住在私人住宅里，那要比小旅馆不知舒适多少倍呢。

市长　噢，太好了，我非常高兴您愿意住进去，我想我妻子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不知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呢！我就是这样，十分热情好客，从小就如此，特别是像您这样高尚尊贵的客人就更不用说了。您可能认为我是故意在奉承您，不，不是这样的！我可没有这种习惯，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

赫列斯塔科夫　谢谢您。我也是如此——我特别讨厌那些表里不一的人。而您的热情和爽朗，我很喜欢。说真的，我对人也不求什么，只求别人对我坦诚和尊重，尊重和坦诚。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旅店伙计，后者随奥西普一同上场。博布钦斯基在门外朝门缝里看。〕

伙计　您叫我，是吗？

赫列斯塔科夫　对，是我叫你，你去拿账单过来。

伙计　刚才我不是已给过您一份账单了吗？以前也曾给过您一

份。

赫列斯塔科夫　你那些破账单我怎么会记得呢？你就说一共多少钱吧？

伙计　第一天您要的是一顿客饭，第二天您吃的是一份鲑鱼，以后您就一直赊账，没再付钱了。

赫列斯塔科夫　你这个笨蛋！你干吗还一次一次地算，有必要吗？你就算算总共多少钱不就行了！

市长　您甭操心了，叫他回头算好了再说。（对伙计）好了，好了，会给你钱的，滚出去！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就这样。（把钱藏好）

〔伙计下。博布钦斯基从门缝里往里瞧。〕

第　十　场

〔市长、赫列斯塔科夫和多布钦斯基。〕

市长　您现在是否愿意看一看本城的某些机关，比如：慈善医院或其他什么地方？

赫列斯塔科夫　那些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市长　您从中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工作效率情况……管理如何……

赫列斯塔科夫　愿意，非常愿意。我们现在就去。

〔博布钦斯基从门外把头伸进来了。〕

市长　您要是愿意的话，还可以由那儿转到本地的一所学校去看看，了解我们的教学情况。

赫列斯塔科夫　好的，好的。

市长　您要是想了解我们这儿犯人是如何生活的，您还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拘留所和监狱。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去看监狱？我想，还是去慈善医院瞧瞧比较好。

市长　遵照您的吩咐。您是坐自己的马车去呢？还是愿意和我同坐一辆马车去？

赫列斯塔科夫　我还是和您坐一辆马车吧。

市长　（对多布钦斯基）彼得·伊凡诺维奇，那么您可没有座位了。

多布钦斯基　这没关系。

市长　（又低声对多布钦斯基说）听好，您立刻给我去送两张纸条，得快，知道吗？一张送慈善医院交给泽姆利亚尼卡，另一张送我家，交给我夫人。（然后对赫列斯塔科夫）请允许我问您一声，我能否当着您的面给我夫人写张纸条，让她早做准备迎接贵客？

赫列斯塔科夫　有必要吗？……不过，这里有墨水，但信纸嘛，我也不知道……您干脆就在这张账单上写吧？

市长　写在这个上面。（边写，边嘴里嘀咕着）等他吃过早饭，再喝完一大瓶酒我们再商量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还准备了从省城运来的玛德拉葡萄酒，别以为它样子很普通就不厉害呢，其实他足可以醉倒一只大象。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到底他能让我们害怕到什么地步。（写完条子，递给多布钦斯基。多布钦斯基刚到门口，突然门脱落下来，在门外偷听的博布钦斯基连门带人倒了下来。所有的人不由地惊叫起来。博布钦斯基站起来）

赫列斯塔科夫　摔着了吗？没事吧？

博布钦斯基　噢，没什么，没什么的，只不过鼻子上撞出个小包！不要紧的。我去赫里斯季安·伊凡诺维奇那儿一趟就行了，他那儿有一种药膏，一贴准好，可灵了。

市长　（对博布钦斯基显出一副责备的样子，然后对赫列斯塔科夫）没关系，不碍事的。您请，这边请！我会让您的仆人把您的行李搬过去的，您放心吧。（对奥西普）朋友，你将所有的

行李全部搬到我家，市长的寓所——无论你问谁，都知道的。您请！（让赫列斯塔科夫走在自己前面，然后又回头责备博布钦斯基）怎么搞成这样！您摔的时候还真会选地方！居然就这样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这像什么话呀。（退场，博布钦斯基随后也退下）

——幕落

第　三　幕

〔第一幕的房间。〕

第　一　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玛丽雅·安东诺芙娜站在窗口，和第一幕的姿势一样。〕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看看，都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了。你好了没有，每次你一打扮起来总是没个完，我都以为你早妆扮好了，但你却还要找这找那的，磨磨蹭蹭好一会儿……真不该听她的话。哎呀，我都快急疯了！怎么到现在了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这不是故意气我吗？这些人死哪儿去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妈妈，您急什么呀？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真的。阿夫多季娅应该会回来了。（从窗口向远处望，惊叫）啊，妈妈！您快看，好像有人朝这边走过来呢，就在对面的街上，看到了吗？真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什么？有人？哪儿呀？在哪儿？你可别瞎说。哎呀，真的，是真的有人走过来呢！会是谁呢？穿的是燕尾服……个子也不高……这到底是谁呢？嗯？我的天

哪！这是谁呀，都快把我急疯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多布钦斯基，对，就是他。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多布钦斯基？不会的。你就知道胡说八道……怎么可能是多布钦斯基呢？肯定不是。（抖动着手帕）嗨，你快过来，快到这儿来！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是他，妈妈，的确是多布钦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今天怎么老是故意与我作对呀。我不是说过吗，他不是多布钦斯基。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瞧，妈妈，他确实是多布钦斯基。瞧，怎么样？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他真是多布钦斯基，看来我眼睛有点花了，嗯，是他，这回我看清楚了！但你为什么老与我作对呢？（朝窗外大声喊）快！您走快点！别磨磨蹭蹭的。到底怎样啦？他们现在去哪儿了？您就站那儿说吧——不要紧。嗯？怎么？十分厉害，不好对付？啊？那我丈夫呢？（由窗前略微向后退了几步，很生气地）这个笨蛋：怎么非要进屋才肯说呀！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多布钦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说说看，您害臊不害臊？我看您这个人平时正儿八经的，觉得您诚实、可靠，所以十分信任您，但您呢，也和其他人一样，全走了，不见了！到现在为止，我连一个可信的、能把此事问明白的人都没找着。您惭愧不惭愧？我可还是您的丽赞卡和瓦尼亚奇卡的教母呢，您怎么能如此待我！

多布钦斯基　哎呀，我的干亲家，我还不是跑来给您请安了吗？我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您好！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您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了？快说，到底怎么了？

多布钦斯基　安东·安东诺维奇叫我捎张纸条给您。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到底是什么人物？是不是将军？

多布钦斯基　不，不，不是将军，但肯定不比将军逊色。他的言谈举止很得体，显得很有修养，很有风度。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哇！这么说他就是别人写给我丈夫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位啰。

多布钦斯基　对，就是他。这还是我和彼得·伊凡诺维奇一起最先发现的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快说呀，还有呢？他们那儿怎样啦？

多布钦斯基　感谢上帝，一切都还好。刚开始时，他对待安东·安东诺维奇的态度可凶了，是真的，他非常生气，抱怨旅店太差劲，什么都不好，还拒绝到他家去住，也不愿为他去坐牢。不过，还好，慢慢地他发现安东·安东诺维奇并无坏心眼，所以开始和他交谈起来，谈着谈着就改变了主意，噢，感谢上帝，事情总算缓和起来了。现在，他们到慈善医院去了……说真的，本来安东·安东诺维奇还担心，有人已暗暗地告了他一状，就连我都吓得浑身发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怎么也吓成这样？您又不是官，干吗害怕呢？

多布钦斯基　您又不是不知道，谁见了大官都会有点害怕的嘛。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嗯，的确如此……可是，您怎么全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呀。快说点正经事吧！他相貌如何？是年轻人呢还是上了年纪的？

多布钦斯基　是年轻人，约二十三岁的样子，真的很年轻，但他说话的时候却显得很老练。他这样说："嗯，好吧，这些地方我都去……"（挥了挥手）很神气，很有气派。他还说："我平时总爱看一看书，或是写点什么，但房间太暗，真不方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长得怎样，是黑发，还是金发？

多布钦斯基　都不是，准确点，应该说是栗色头发，他那眼珠子总是咕噜咕噜不停地转来转去，让人看了总是提心吊胆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写给我的纸条上说什么了？（念）“我亲爱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必须马上告诉你，现在我陷入了困境，真惨！不过，如果老天爷能发发慈悲的话，半份鱼子酱、两条腌黄瓜，一共一卢布二十五戈比……”（停下）莫名奇妙，他怎么提起鱼子酱和腌黄瓜了？

多布钦斯基　哦，是这样的，那时候安东·安东诺维奇太急了，实在找不着纸，就写在一份账单的纸上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嗯，是的，是的。（接着念）“不过，如果老天爷能发发慈悲的话，我会顺利过关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马上为我们的贵客收拾好一间舒适、明亮的房间，就把那间糊黄色墙纸的房间收拾收拾吧。至于饭菜则可免了，我们很可能会在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的慈善医院用餐。但是，酒可不能少，而且一定要多准备一些。你告诉商人阿卜杜林，让他把最好的酒拿过来，不然的话，我会把他的地窖弄个底朝天。哦，亲爱的，吻你那可爱的小手。爱你的安东·斯克沃兹尼克-德穆哈诺斯基……”噢，天哪！我可得赶紧把这些事准备妥当！喂，喂，人呢？都哪儿去了！米什卡！

多布钦斯基　（跑过去，朝门外喊）米什卡！米什卡！米什卡！

〔米什卡上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听着，现在你立刻给我到商人阿卜杜林那儿跑一趟……慢着，慢着，我写张纸条给你（坐到桌子旁，边写边说）你将纸条交给车夫西多尔，叫他马上送到商人阿卜杜林手上，同时把酒拿过来。你嘛！还是去准备准备那间给客人住的房间，床呀、脸盆什么的，一切都得准备好，知道吗？

多布钦斯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想这个时候我最好还是到那边去瞧瞧，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情况。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好吧，您走吧！我这儿也不用您了。

第　三　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玛申卡[1]，我们现在可得好好打扮打扮了。他是从京城来的大官，我们可不能让他看咱们的笑话。我觉得那件有细窄皱边的浅蓝色衣服与你挺相配的，穿上一定漂亮极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嗯，妈妈，我最讨厌浅蓝色了。利亚普金—佳普金太太也有浅蓝色衣服，泽姆利亚尼卡的女儿也有。不；我才不穿浅蓝色的呢，我应该穿花一点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什么？穿花的！……你就知道和我作对。你穿浅蓝色衣服更好看，而我嘛，我想穿那件淡黄色的，我实在太喜欢那件淡黄色衣服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噢！妈妈，您怎么能穿淡黄色的呢，您不适合，穿着难看极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什么？你说我穿淡黄色的难看？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是的，真的不好看，我可以和您打赌，赌什么都行，绝对不好看。只有眼睛乌黑的人穿这种颜色的衣服才好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说什么？我的眼睛不是乌黑的吗？你总爱胡说八道！平时为自己算命时，都用黑梅花皇后，我的眼睛怎么可能不够黑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什么呀？妈妈，我看见您明明是用红桃皇

① 玛申卡：玛丽雅的昵称。

后的嘛。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哪有呀？绝对不可能！我一直都是用黑梅花皇后的，才不会用红桃皇后呢，（与玛丽雅·安东诺芙娜一同匆忙退场，在后台说）你怎么想的呀！红桃皇后？鬼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她们退场后，门被打开，米什卡将垃圾扫了出来。奥西普顶着一只箱子从另一扇门上场了。〕

第　四　场

〔米什卡和奥西普。〕

奥西普　这东西放哪儿。

米什卡　大叔，就放这儿吧！

奥西普　慢点，让我喘口气。哎呀，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真倒霉，饿着肚子，搬啥都没劲，总觉得特别沉。

米什卡　大叔，您说说？将军是不是就要来了呀？

奥西普　什么？将军？

米什卡　就是您的主人呀。

奥西普　我主人？他呀，怎么会是将军呢？

米什卡　他不是将军？

奥西普　也算是吧，如果以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说是将军吧！

米什卡　这怎么说，与真正的将军比，是大一点，还是小一点呢？

奥西普　大一点。

米什卡　原来如此。难怪我们这儿会忙成这个样子。

奥西普　小伙子，你听我说：我觉你还挺聪明的，你去给我拿点吃的来。

米什卡　大叔，实在不好意思，饭菜还没准备好呢。那些太随便的东西，您肯定不爱吃。不过您主人吃饭时，一定会为您也

留一份同样的饭菜的。

奥西普　那些随便的东西是什么呢？

米什卡　一些白菜汤、米粥，还有馅饼。

奥西普　那么，你就拿点白菜汤、米粥和馅饼过来吧！不要紧，这些东西我们也吃。你过来帮帮忙，我们一起把箱子搬一搬！那边还有门吗？

米什卡　有。

〔俩人抬着箱子进了侧室。〕

第　五　场

〔警察们将门全敞开着。赫列斯塔科夫先上场，接着是市长，然后依次为慈善医院院长、督学、多布钦斯基、鼻子上贴着膏药的博布钦斯基。市长看见地上的纸片，向警察们指了指——警察们连忙跑过去捡纸片，情急中撞在了一起。〕

赫列斯塔科夫　嗯，医院挺好的。你们能陪同过路的旅客观看城市里的一切，这一点我感到很满意。在其他地方，可不是这样，他们哪儿也不带我去看。

市长　别的城市，我可以大胆地说一句，他们那儿的市长和官员们才不会管这些事呢，他们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但我们可不同，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除了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各项制度，履行工作职责，以回报上司对我们的厚爱以外，已无所求了。

赫列斯塔科夫　早餐丰盛极了，我吃得实在是太饱了。你们难道每天如此？

市长　不，不，今天是因为您的到来，才特意为您准备的。

赫列斯塔科夫　对于吃，我非常感兴趣。人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充分享受一切吗？噢，那鱼叫什么？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连忙上前）叫腌鳕鱼。

赫列斯塔科夫　哦,真好吃,味道实在是妙极了。我们刚才吃早饭的地方是哪儿?是在医院里面吗?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是的,就在慈善医院里面。

赫列斯塔科夫　对了,对了,我好像还看到旁边放着病床呢。病人们全好了吗?好像那儿病人并不多。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只有十多人,不再会多了,而其他病人已康复出院了。这与我们平时管理得当和工作严谨是分不开的。我自从到这儿来以后——或许您不敢相信——所有的病人居然全好了。有的病人还没来得及到医院看病,就好了。如果说这是药物起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诚恳和对工作严谨认真的态度发挥了作用。

市长　我冒昧地跟您说一句,这市长还真不好当!您想想,清洁、维修、改造,这些事情就有很多……总之,不管是谁,即使他再聪明能干,再有头脑,他还是会感到为难的,但,还算好,谢天谢地,所有的事都还顺利。可能其他的市长只知道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您相信吗,我连睡觉时都不停地想:“上帝啊,我到底该如何做,上司才会知道我在辛勤地工作呢,怎样他才会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呢?……上司是否会奖赏我,这自然要看他们自己的意思啦,不过,无论如何,我可以说是无愧于心了。我只求城市管理得有条不紊,街道干净、清洁,犯人的生活待遇也还行,醉鬼少了……这样的话,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奖赏、荣誉对我都不重要,真的。虽然,名利在很多人眼中都是抵挡不住的诱惑,可是,与那些高尚的品质比起来,却不过是随风即逝的浮云而已。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旁白)嘿,他还挺会吹的!还真不知道,他在这方面是无师自通的。

赫列斯塔科夫　不错,的确如此。说真的,有时候我也爱发一通议论或者写一写诗,或者写一写散文。

博布钦斯基　(对多布钦斯基)说得实在是太好了!彼得·伊凡

诺维奇！听他说这些话觉得……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

赫列斯塔科夫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可知道这个地方是否有娱乐场所？比方说，是否有玩纸牌的地方？

市长　（旁白）伙计，我可知道您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含义！（出声）没有，绝对没有！我们这儿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玩纸牌的地方，我是从不玩纸牌的，怎么玩我还不知道呢。每当我看到纸牌，就生气，如果是看到红方块老K或其他什么牌，我就想吐。记得有一次，为了逗孩子们玩，我曾用纸牌搭成一个小房子，谁知道，我居然那个晚上做了一夜的梦，梦里全是那些烦人的纸牌。让它们见鬼去吧！我可不会用如此宝贵的时间花在玩纸牌上呢！

卢卡·卢基奇　（旁白）他可真会说谎，脸都不红呢，昨天我们还一起玩了纸牌，他还赢了我一百卢布呢。

市长　我要是有这种闲功夫，一定会用在为国家多做有意义的事情上去。

赫列斯塔科夫　哦，不，不能这么说……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会不一样，您应该换种角度去看。比如，应该加赌注时，您畏手畏脚……那是肯定……不是的，您还别说，有的时候玩上两把还挺带劲的。

第　六　场

〔前场人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市长　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的家人：我的夫人和女儿。

赫列斯塔科夫　（鞠躬）夫人，您好，能见到您，实在让我无比荣幸。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有幸能与您这样高雅、尊贵的大人物相

见，我们更加感到快乐、幸福。

赫列斯塔科夫　（装模作样）哦，夫人，这是哪儿的话呀？感到更加愉快的是我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怎么可能呢？您是在说客套话吧。请坐，您请坐。

赫列斯塔科夫　有机会与您站在一起，已经让我感到十分高兴了，但是，如果您非得让我坐下，那我就只好遵命了。哦，我终于和您坐在一起了，真幸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不敢当，不敢当。您说这些话，我怎么担当得起呢……你们京城的人出来旅行，是不是觉得在旅途中过得并不快乐呢？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非常不快乐。Comprenez vous[1]，我们平时已习惯了上流社会的生活，突然出来旅行：这一路上，遇到的尽是一些粗俗、愚笨、无知的人，住的全是脏得令人恶心的旅馆……说真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让我……（看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故意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得到回报的话……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是的，您一定感到十分不快。

赫列斯塔科夫　哦，但是，夫人，我现在却觉得愉快极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是哪儿的话！您又在说客套话了。我可不敢当。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会呢？夫人，您太谦虚了，怎么会不敢当了，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是从乡下……

赫列斯塔科夫　噢，乡下。乡下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不过，它自然是比不上彼得堡了！彼得堡！哇！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呀！您可能认为，我不过是一个录事而已，不，不是的。

---

① 法文，您是知道的。

我和我们局长可是老朋友啦！他还常常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过来吃饭吧！老弟！"每次，我到局里上班只要呆上两分钟就行了，然后，交代他们该怎么办！那个有点像小老鼠的记录员刷刷两下，就用笔全记下来了。他们还准备升我的官呢，升到八品文官！但是，我想了想，觉得没这个必要。每当我走上楼梯，那个门房总是拿着刷子跟在后面说："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可以为您刷刷靴子吗？"（对市长）各位，为什么你们都站着呀？快请坐吧！

市长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卢卡·卢基奇
}（同时说）像我们这样的小官，只配站着。我们还是站着好。不必麻烦了。

赫列斯塔科夫　你们还是随便点吧，都请坐吧。（市长和众人都坐下）我这人挺随和的，最讨厌那些客套。而且我尽量不张扬，以掩人耳目。但我再怎么努力，可还是不行，总是躲也躲不了。每到一处，就会听到人们说："看呀，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来了！"甚至有一次，居然当我是总司令：所有的士兵全都从警卫室里跑了出来，向我举枪行礼。有一个军官和我挺熟的，过后，曾私下对我说："老弟，我们还真以为你是总司令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瞧瞧！

赫列斯塔科夫　我的社交范围很广，很多漂亮的女演员和我都挺熟的。平时，我自己也爱编写一些各种类型的轻喜剧……我还认识许多文学家，也常与他们见面。我与普希金是好朋友，我们之间交往频繁。我常这样跟他说："怎么了，普希金老兄？""老弟，没怎么，"他总爱这样回答："还不是老样子……"他就是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样看来，您还是个作家呢？当作家可真了不起！如此说来，您的许多作品一定在杂志上发表过吧？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我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可多了，比如：《费

加罗的婚礼》[1]、《恶魔罗勃》、《诺尔玛》[2]。哦，实在太多了，有些作品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而且，那都是我随意写出来的：其实，我真不想写，但剧院经理总是对我说："老弟，您就帮帮忙吧，随便写些东西也成啊。"我想了想："好吧，老兄，我就随便写一个吧！"就这样，我大概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成了，这着实令大家惊讶不已。我的思维十分活跃、敏捷。我所发表的作品全是用笔名伯拉姆别乌斯男爵[3]、《希望号战船》[4] 以及《莫斯科电讯报》[5] ……这些也全是我的作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样看来，伯拉姆别乌斯就是您啦？

赫列斯塔科夫　当然喽！我还曾为他们所有的人修改过文章呢。就因为这，斯米尔金[6] 给了我四万卢布作为酬金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那《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一定也是您写的啰？

赫列斯塔科夫　是呀，的确是我所写。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瞧，我一猜就中。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妈妈，但那本书上怎么印的是扎戈斯金先生所著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呀你，我就猜到了，你在这儿也要和我拌嘴。

赫列斯塔科夫　噢，是的，不错，那的确是扎戈斯金的作品。但是，还有另外一本也叫《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的书，这才是我写的。

---

① 《费加罗的婚礼》：是一部喜剧作品，作者是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

② 《诺尔玛》：是一部歌剧，为意大利作曲家贝里尼（1801—1835）的作品。

③ 伯拉姆别乌斯男爵：即先科夫斯基，伯拉姆别乌斯是其笔名。他是俄国作家，曾主编《读书文库》杂志。

④ 《希望号战船》：是一部中篇小说，作者为玛尔林斯基（1797—1837）。

⑤ 《莫斯科电讯报》：一种杂志，一八二五年由波列沃依创办。

⑥ 斯米尔金：俄国一出版商和书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对呀，没错儿，我看的肯定是您写的那一本，简直太棒了！

赫列斯塔科夫　其实，我就是靠写作吃饭。在彼得堡，我有一所房子，那可是无人能及的。您只要一提到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公馆，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对众人）各位，你们要是有机会去彼得堡，请一定记着来我家做客。我还经常在家里举行聚会或舞会什么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哦，这不禁让我想到，您那边举行的舞会一定是非常高雅、非常隆重的吧！

赫列斯塔科夫　那是当然的喽！比如，餐桌上的西瓜——可是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呀。我们喝的汤可不是一般的汤，那可是由巴黎用船直接运过来的，当揭开锅盖时，哇，那香气真是美极了，在自然界中你是无论如何也闻不到的。每天，我都要参加舞会。我们经常几个人凑在一起打惠斯特牌：外交部长、英国大使、法国大使、德国大使和我。打起牌来，我们都累极了。回去时，只要爬到第四层，对女厨子说一声："马夫鲁什卡，快把外套给我拿来……"看我，在瞎说什么呀！我居然忘了，我住的是二楼呀。我家的楼梯就值……我还未醒之时，去看我家的前厅，那可真是有趣极了：什么公爵呀、伯爵呀，全挤在一起，只听到嗡嗡声一片，就像熊蜂在叫似的……有的时候，部长……（市长和众人全都胆怯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文件袋的封面上居然写的是"大人阁下"。甚至有一次，我还过了一把当局长的瘾。其实，还真是奇怪：前任局长走了，不见了，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这可让下面那些人议论了好一会：这可咋办？谁能担当此重任呢？许多将军都想试试，但没几天，他们就感到力不从心了——实在干不了啦。表面看上去觉得好像并不难，但一旦做起来，才发现太难了，后来，他们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于是就来找我。那一阵子，满大街跑来跑去的全是信使、信使、信

使……你们知道吗：单单信使就有三万五千名！你们想想看，当时是怎样一个局面啊！“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请您当局长！”说真的，那时候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身上还穿着睡衣呢。我本想谢绝，但转念一想，如果这被皇上知道的话，那就惨了，而且履历表上还……于是，我说：“好吧，好吧，先生们，我同意了，就这样吧。但是，你们可不许和我胡来！……我的耳朵可尖了，我可是……”每次，我在局里走过时，就像是地震一样，大家吓得浑身颤抖。（市长和众人都吓得浑身发抖。赫列斯塔科夫兴致更高了）哦！我可不是在开玩笑。一上任，我就给所有的人来了个下马威。就连内阁会议也敬我三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这个人就这样！没办法。不管对谁……我和他们说：“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自己。”我呀，什么地方都去。每天我都要去皇宫。没准明天就忽然把我晋升为元帅呢……（一滑，险些摔了一跤，却被官员们恭恭敬敬地扶住了）

市长　（走了过去，全身发抖，十分费劲地说）大，大，大……

赫列斯塔科夫　（语速很快，声音僵硬、冷漠）什么呀？

市长　大，大，大……

赫列斯塔科夫　（用同样的声音）到底怎么啦？我被弄得糊里糊涂的。

市长　大，大，大……大人，您是否需要休息片刻？……您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休息？干吗休息？真是的。但是，休息休息也行。各位，你们的早饭棒极了……我喜欢，我喜欢。（似乎在朗诵诗歌一样地说）腌鳕鱼！腌鳕鱼！（走进侧室，然后市长随后也退下）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除了赫列斯塔科夫和市长。〕

博布钦斯基　（对多布钦斯基）瞧瞧，彼得·伊凡诺维奇！大人物就是这样的呀！这可是我这辈子头回见到如此重要的人物，吓得我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彼得·伊凡诺维奇，您说说看，他的官职到底有多大？

多布钦斯基　我想，嗯，可能是个将军吧！

博布钦斯基　可我觉得，他似乎应该比将军还大！如果他真是个将军的话，那么也肯定是将军中的最高级别——元帅。他刚才不是还说了吗：就连内阁会议也敬我三分呢？哎呀，我们还是赶快去告诉科罗布金和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再见！

多布钦斯基　干亲家！再见！

〔俩人同时退下〕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对卢卡·卢基奇）噢！天哪！太可怕了。唉，我到底害怕什么呀，我自己也不知道，简直把我都弄糊涂了。看看我们这身打扮，制服都没穿。等一夜醒来后，他就得回彼得堡去复命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和督学一同退下，边走边说）夫人，再见了！

第　八　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哦，他真讨人喜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是啊，他可爱极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很随和，又十分有修养。到底是从京城

来的，和别人就是不一样。他的神情、举止、谈吐、气派，所有的一切……噢，太好了！我喜欢他这样的年轻人！我都快晕了！而且，我发现他一定也十分喜欢我：因为，他总爱盯着我看。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妈妈，他一直盯着看的人是我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瞎说什么呀！住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呀！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不，不。妈妈，这是真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搞的，你那臭脾气又来了！别跟我顶嘴！听到吗？我说不是就不是，他为什么看你呢？他看你有什么用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是的，他的确在看我，妈妈。开始提起文学的时候，他朝我看了一眼，后来他说到与大使们一起打惠斯特牌时，又瞅了我一眼。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或许，他确实看了你一眼，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或许，他只是无意中看了看而已，心里可能在想："唉，就朝她看一眼吧！"

第　九　场

〔前场人物和市长〕

市长　（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嘘……嘘……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

市长　唉，早知如此，刚才就不该把他灌醉。要是他刚才所说的话有一半是真的，可怎么办呀？（陷入沉思中）不是真话？可能吗？人要是喝醉了，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心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假话自然也说了一点，但是，如果不说假话，那么什么话也都说不成了。和部长们一起打牌，又经常去皇宫……哎呀，说实在的，我一想起这些，就……我脑子乱得都成一

团乱麻了，总觉得自己似乎站在钟楼上，又好像有人要将你绞死似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有什么好怕的，我可是一点都没感到害怕。我只觉得他的言谈举止斯文有礼，有修养、有风度，是一位身处上流社会的人，关于他到底是何官职，我却并不在乎。

市长　妇人之见！女人就是这样，用这两个字来说你们真是绰绰有余。你们目空一切，任何事都不放在心上！但却口无遮拦，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来，别人大不了只是打你们一顿，但是你们的丈夫就惨了，不知会因此受多少苦、多少罪。亲爱的，你怎么能那么随便地对待他呢？就和多布钦斯基一样，没轻没重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至于这种事嘛，你就别操那份心了，我们心里有底，知道该怎么做……（瞧了瞧女儿）

市长　（自言自语）真不知该怎么跟你们说：……唉，真是的，我居然被吓成这个样子，都好一阵子也没回过神来。（把门打开，朝门外叫）米什卡，让警察斯维斯图诺夫和杰尔日莫尔达他俩过来。他们在门外不远的地方等着呢。（沉默一阵之后）现在这世上的事情怎么这么奇怪呢：他如果长得英俊潇洒，那就好多了，但他偏偏是一副矮小瘦弱的样子——这如何能让我们猜出他究竟是谁呢？如果是军人，一般都看得出来，可一旦穿上燕尾服，那就不一样了，似乎是一只剪掉翅膀的苍蝇。在旅店的那个时候，他总是跟我绕圈子，纠缠了好久，说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没头没脑的话。我想，要摸透他说的那些话的含义，这辈子一定没戏了。但是，他最终还是没顶住。并且那些不该说的话他也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年轻人就是这样的。

第　十　场

〔前场人物和奥西普。大家边朝他招手，边走上前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过来吧！我的朋友！

市长　嘘……嘘……怎么？睡着了？

奥西普　没呢，只不过伸了伸懒腰而已。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叫什么？

奥西普　夫人，我叫奥西普。

市长　（对妻子和女儿）好了，好了！（对奥西普）朋友，你觉得这儿的饭菜怎么样？还行吗？

奥西普　挺好的，谢谢您，我吃得很饱。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想，你家少爷一定与许多伯爵、公爵关系密切吧，他们也一定经常到你家去，对吗？

奥西普　（旁白）这让我如何回答呀？既然这一次吃得很好，那么以后肯定会吃得更好的。（出声）嗯，的确如此，伯爵、公爵们经常来我们家。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奥西普，你家少爷好帅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哦，奥西普，快说说，你家少爷是如何……

市长　你们给我闭嘴！你们说的全是些没用的废话，老打我的岔。朋友，怎么样？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到底是什么官职？

奥西普　只是很普通的官职。

市长　哦，上帝！你们怎么老问一些蠢话呀！总是妨碍我说正事。嘿，朋友，你家少爷平时到底怎样？……凶吗？是否总爱训人？

奥西普　是的，他做事一本正经的，很有原则性。

市长　我喜欢你这样。奥西普，你是个好人，这个嘛……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奥西普，你说呀，你家少爷在彼得堡时是穿制服呢，还是……

市长　够了！你们两个真多嘴！现在是谈正经事，可是关系到我们命运的大事……（对奥西普）朋友，我一见到你就很喜欢你了。如今天气越来越凉了，你在外边跑也挺不容易的，应该多喝几杯茶。这两个银卢布是给你喝茶的。

奥西普　（接过钱）老爷，谢谢您！愿您延年益寿！您真是个好人，您帮了穷人一个大忙了！

市长　好吧，好吧，我也非常快乐。怎么样，朋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听着，奥西普，你家少爷最喜欢什么样的眼睛？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奥西普，你家少爷有一个好可爱的鼻子噢！……

市长　等等，等等，你们先停住，听我说！（对奥西普）怎样了，朋友，你说：你家少爷一路上最在意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奥西普　他最喜欢的，得看是什么情况。当然，他最喜欢得到盛情周到的款待，能吃上好的饭菜。

市长　吃上好饭菜？

奥西普　是啊，他就喜欢吃。比如我吧，虽然我只是个服侍人的仆人，但是他总是很关照我，让我也感到满意。这是真的！每到一处，他总要问我："奥西普，你觉得怎样？他们待你好吗？""不是很好，大人！"然后他就这样说："唉，奥西普，这家主人待你不好，回家后，你可记着提醒我。"我想（挥了挥手）："唉，还是算了吧！我只不过是个仆人而已。"

市长　是的，是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刚才给你的茶钱，再给你一些，这是给你买面包吃的。

奥西普　大人，我为什么能得到您的奖赏呢？（收好钱）好吧，请允许我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奥西普，你快过来，我也奖赏你一些钱。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奥西普，你好好亲亲你家少爷吧！

〔由侧室传来赫列斯塔科夫低微的咳嗽声。〕

市长　嘘！嘘！（踮着脚，台上众人发出低语声）别说话！你们都回自己屋里去！你们够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玛申卡，我们走吧！我跟你说件事，是我从客人身上发现的秘密，我俩私下里再说。

市长　哦，随她们去，让她们过瘾。我想，如果你听了她们所说的话，一定迫不及待地要把耳朵塞上。（对奥西普）嗨，朋友……

第十一场

〔前场人物，杰尔日莫尔达和斯维斯图诺夫。〕

市长　嘘！轻点！你们走起路来声音怎么这么大，嘣嘣直响，像两头笨狗熊！你们俩上哪儿去了？

杰尔日莫尔达　遵您吩咐……

市长　嘘！（连忙捂住他的嘴）你们干吗？学乌鸦叫呀！（学他）遵您吩咐！怎么跟在木桶里发出的轰隆隆的声音一样！（对奥西普）嗨，朋友，你帮你家少爷准备一些日常必须用品。我家有的，无论是什么，你们只管拿吧。（奥西普退下）你们俩站到台阶上，必须保证寸步不离！任何不相干的人，特别是那些讨厌的商人，一概不许入内。如果你们失职了，可就……只要有人来递状子，即使没带状子，可又怀疑可能是来告我的，就勒紧他的脖子，给我将他轰出去！像这样！使劲地！（用脚示意）知道吗？嘘……嘘……（踮着脚，跟着警察退下）

——幕落

第　四　幕

〔市长家里的同一个房间。〕

第　一　场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邮政局长、卢卡·卢基奇、多布钦斯基和博布钦斯基全穿着华丽的制服，小心翼翼，轻手轻脚地上场。整场戏都是低声说话。〕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把大家排成半圆）：哦，各位，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你们快点站成圆形吧，整齐点！他厉害极了：内阁会议他都不放在眼里，还经常出入皇宫！你们一定得按军人的方式站好，快站好！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快从这儿跑过去；而您，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得站在这儿。

〔两位彼得·伊凡诺维奇踮着脚很快地跑着。〕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您快想想办法，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应该有所行动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什么行动呢？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还不是老办法。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给钱？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嗯，给钱。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那太冒险了！您是知道的，他可是政府要员呀，万一他对我们大声训斥，那可怎么办呢？我看，不如借捐款修建纪念碑的形式，用贵族的晃子送他一笔礼金？

邮政局长　要么就说：“这是别人寄给您的钱，可是不知道寄款

人是谁，因为他没留姓名。”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嘿，当心点！他会把您像寄邮包一样寄出去的。你们听着，其实，那些文明国家的人处理这种事情可不像我们这样做。为什么我们非得结伴成群地去呢？应该一个一个地去，单独与他会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一定不能被第三人听到！这才是文明社会的处理办法！知道么？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那么，你就第一个去吧。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哦，不行，应该是您第一个去，因为贵客用餐是在您的医院里呀。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卢卡·卢基奇，您是督学，每一位青少年都是在您的启蒙下成才的，所以您第一个去正合适。

卢卡·卢基奇　哦，不，不，这怎么成呢？各位，你们放过我吧！说真的，我有一个坏习惯：每次官职比我高的人一和我说话，我会怕得心惊胆战、浑身发抖、舌头打结，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哦，先生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真的不行，拜托啦。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哦，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您第一个去是再合适不过了，真的，我们这儿谁也比不上您。您一向都能言善辩，就像西塞罗[1]一样。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西塞罗？得了，得了，您怎么扯到那上边去了，我哪能跟他比呢？是的，有的时候我的确很善谈，可那都是谈及看家狗和猎狗的事呀……

众人　（缠住他）不，不，并不全是谈狗，您不管谈论什么，都……噢，别这样，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您别扔下我们不管，您是个好人，是我们的恩人！……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别这样嘛！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各位，你们别再说啦，行吗？

〔此时，一阵脚步声和咳嗽声从赫列斯塔科夫的房间里

---

① 西塞罗：古罗马的一位政治家、雄辩家。

传了出来。众人急忙跑到门口，都迫不及待地想夺门而出，结果不免挤着了什么人。只听到低微的叫声。〕

博布钦斯基的声音　哎哟，哎哟，彼得·伊凡诺维奇，您，您踩着了我的脚！

泽姆利亚尼卡的声音　哦，先生们，你们行行好吧！我都快被你们挤瘪了！

〔只听到几声“哎哟！哎哟！”的叫声，终于，众人全挤出去了，房间里空无一人。〕

第　二　场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赫列斯塔科夫　我似乎真的好好睡了一觉。嗯，真是舒服极了。他们这种床垫和羽绒褥子不知是从哪弄来了？唉，我睡着都出了一身汗。记得昨天吃早饭时，似乎他们弄了一些什么东西让我喝，害得我直到现在脑袋都晕晕沉沉的。我想，这儿挺不错的。如果能在这儿呆上一段日子，肯定会过得丰富多彩而又快乐无比的。我就喜欢别人热情周到地接待我，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说实在的，别人这样做，要是并无任何目的或需求，只是完全真心真意地待你，那就更让我喜欢了。嗯，市长的女儿长得不错，母亲嘛，也还行……哦，不，不，我到底怎么了，但是这种生活我实在是太喜欢了。

第　三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走上来，站住，自言自语）哦，上帝啊！求求您保佑我一切顺利吧！我的双腿都软了。（挺直腰身，

用手按住剑，出声）本城法院法官，八品文官利亚普金-佳普金求见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请坐。这么说您就是本地法官。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应贵族们的推选，于一八一六年被委任为法官，本应是任期三年，但一直留任，直到现在。

赫列斯塔科夫　当法官挺不错的，一定弄了不少好处吧？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我连任三次，曾得到过上司的奖赏，还荣获弗拉基米尔四等勋章。（旁白）手里揪着钱，手心热得火烧一样。

赫列斯塔科夫　哦，弗拉基米尔勋章，我也喜欢。但安娜三等勋章可不怎么样。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捏紧拳头的手稍微伸向前去。旁白）天哪！我坐的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跟坐在火炉上一样？

赫列斯塔科夫　您手里一直捏着的是什么呀？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惊吓得不知所措，一不小心手一松，钱掉在了地上）哦，没有，没有什么。

赫列斯塔科夫　没有？怎么没有呢？我都看见你手里的钱掉在地上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全身发抖）哪有？（旁白）哦，上帝啊，看来这一次官司是吃定了！囚车已离我越来越近，要来抓我了！

赫列斯塔科夫　（从地上拾起钱）是，这是钱。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旁白），哦，完了，我完了，彻底地完了！

赫列斯塔科夫　这些钱能借我用用吗？嗯？行吗？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连忙回答）当然，当然行……太好啦。（旁白）不要怕，勇敢点！上帝啊，您帮帮我吧！

赫列斯塔科夫　您也知道，这一路上，我的钱都用完了……但，您不必担心，我乡下还有钱，只要我一到那儿，准会把钱寄

还给您的。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哦,不,不行,说哪儿话呀!您能跟我借钱,我已感到无比的荣幸了……当然,我会竭尽全力,辛勤工作,以报答上司……(站了起来,身子挺直,两手放在裤缝处伸直)我不打扰您了,您有何命令呢?

赫列斯塔科夫　命令?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我的意思是,不知您对本城的法院有何指教?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这又何必呢?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鞠躬退下,旁白)这可好啦,我们现在没事了,这座城仍然在我们的操纵之下!太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看着他退场后)嗯,这个法官人挺好的!

第　四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邮政局长,后者身穿制服,挺直身体,用手按着剑上场。〕

邮政局长　邮政局长、七品文官什佩金求见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啊,您好!我向来就爱结交朋友,特别是有意思的朋友。请坐吧。您是否一直都住这儿呢?

邮政局长　是,是的,我一直住这儿。

赫列斯塔科夫　我喜欢这儿,虽然这儿不过是一座小城,人也不多——可那又怎样呢?这毕竟不是京城。对,不是京城,您说是吗?

邮政局长　的确如此。

赫列斯塔科夫　京城里没有乡下老土,所看到的是那种高贵、文雅的派头。您觉得呢?是这样吗?

邮政局长　对,是这样的。(旁白)他并不像有些大官那样,摆臭架子,只不过喜欢问这问那的。

赫列斯塔科夫　您是否也这样认为，在这座小城里一样也会生活得很快乐的，是吗？

邮政局长　是的。

赫列斯塔科夫　我想，在这世上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只要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真爱，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邮政局长　是，完全正确。

赫列斯塔科夫　哦，说真的，我们俩的想法完全一致，这让我太高兴了。可是有的人却说我很古怪，但那有什么办法呢？我的性格天生如此。（看着他的眼睛，自言自语）要是能在他身上再借些钱就好了。（出声）我可真倒霉，不知为什么，在路上我所有的钱居然全花光了。不知您能否借点钱给我？三百卢布就行了。

邮政局长　当然可以！有幸能借钱给您这样的贵客，实在是令我太高兴了。我是心甘情愿的，请您拿着。

赫列斯塔科夫　真是太感谢了。说真的，出来旅行我最讨厌省钱省吃的，什么事都得左右盘算着用钱，多不痛快呀。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干吗要委屈自己呢？对吧。

邮政局长　对极了。（从椅子上站起来，挺直身子，按住剑）噢，我在这儿已呆了很长时间了，不该再打扰您了……您对邮政局有何指示呢？

赫列斯塔科夫　没有，没有。

〔邮政局长鞠躬退下。〕

赫列斯塔科夫　（抽着雪茄）我认为，邮政局长还挺爱帮忙的，嗯，他也是个好人。我喜欢。

第　五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卢卡·卢基奇，后者几乎是被门外的人一把推进来的。而且还能听到他身后若有若无的声音："没什么好怕的。"〕

卢卡·卢基奇　（稍微有些颤抖地挺直身子，按着剑）督学、九品文官赫洛波夫求见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欢迎您！请坐吧！哦，您是否也来支雪茄？（把一支雪茄烟递给他）

卢卡·卢基奇　（左思右想，自言自语）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种情况？接不接呢？

赫列斯塔科夫　您拿着吧，这可是优质雪茄烟，不过，和彼得堡的比起来还差得远呢。您知道吗？在彼得堡，我抽的可是二十五卢布一百支的雪茄。每次抽完，不禁让你想闻闻自己的手指头，您抽一根吧，这里有火。（把蜡烛递给他。）

〔卢卡·卢基奇正欲试着抽一根，可是全身却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

赫列斯塔科夫　噢，不对，应该抽那头！

卢卡·卢基奇　（吓得手一抖，雪茄掉下来了，唾了一口，挥手，自言自语）见鬼！这讨厌的胆怯令我多没面子啊！

赫列斯塔科夫　哦，您并不爱抽雪茄，是吗？但我却喜欢它。还有，谈及女人，我兴致十足。您呢？您对哪种女人比较喜欢？金发的，还是黑发的呢？

〔卢卡·卢基奇不知所措，完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赫列斯塔科夫　您不必担心，说实话吧：到底是金发，还是黑发的呢？

卢卡·卢基奇　哦，实在抱歉，我真的不知道。

赫列斯塔科夫　别这样，别这样，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我非得知道您的想法不可！

卢卡·卢基奇　好吧，我就大胆地跟您说吧……（旁白）真是的，我要说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

赫列斯塔科夫　哎呀，不想说是吧。是不是在某个黑发女人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呀？嗯？快说呀，不许撒谎，到底有没有这回

事呀？

〔卢卡·卢基奇沉默不语。〕

赫列斯塔科夫　哈哈！您害羞了！看看，脸都红了。您干吗不说呀？

卢卡·卢基奇　因为……因为我怕，大……大……大人……（旁白）真讨厌，这舌头怎么不听使唤了！

赫列斯塔科夫　你害怕？的确，我的眼光总是让人感到威严、可畏。但是，那些女人们却总也顶不住我的眼光，不是吗？

卢卡·卢基奇　是的。

赫列斯塔科夫　我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在途中，我的钱全用完了。您借我三百卢布行吗？

卢卡·卢基奇　（边摸口袋，边自言自语）如果没带，那就惨了！应该带了，一定带了！（掏出钱，双手颤抖着递给他。）

赫列斯塔科夫　谢谢，谢谢您了！

卢卡·卢基奇　（挺直身子，按着剑）我不能再打扰您了。

赫列斯塔科夫　再见了。

卢卡·卢基奇　（飞快地跑出门，旁白）噢，这下好了，感谢上帝！他不会去我们的教室了！

第　六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后者挺直身子，按着剑。〕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慈善医院院长、七品文官泽姆利亚尼卡求见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欢迎，欢迎。您请坐！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您曾到过由我管理的慈善医院，您记得吗？是我亲自接待您的，这让我感到无比荣幸。

赫列斯塔科夫　哦，记得，记得！我还记得是您请我在慈善医院

用的早餐,哦,那顿早餐实在是太好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为您做事,为国家效力,我都是诚心诚意的。

赫列斯塔科夫　说真的,对于好的饭菜,我非常感兴趣,我就爱吃好菜。怎么? 您今天似乎比昨天高了那么一点? 是吗?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很有可能,(沉默一阵后)为了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我愿付出任何代价。(将椅子挪近一些,低声说)我们这儿的邮政局长,呀,根本不管事:邮政业务简直弄得乱七八糟的,邮包总是迟迟不发,在仓库里堆了好多……您不信的话,可以去邮局查一查。还有,在我之前来的那个法官也是的,整天只知道打兔子,甚至他还在办公室养狗,他的所作所为,说实话——虽然他是我的朋友,而且还有亲戚关系呢,但是,为了国家的权益,我大义灭亲——他的所作所为实在是缺德。我们这儿有一位叫多布钦斯基的地主,您认识的。每次,多布钦斯基刚一出门,他马上就进屋了,和别人的老婆混在一起,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可以对天发誓……不信,您可以仔细瞧瞧他的几个孩子:没有一个和多布钦斯基长得有点相像的,所有的小孩,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和法官像极了,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赫列斯塔科夫　真的吗? 我真没料到他是那样的。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对了,那个督学呢……我实在是不明白,上头为什么把这个职位让他来坐。他坏透了,简直比雅各宾党人[1] 还要坏,他总是把那些自由思想教给青少年,哦,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来形容他了。我看,还是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材料呈给您,可以吗?

---

① 雅各宾党人:即雅各宾党的成员。雅各宾党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大的政治组织。在这儿代指自由思想者。

赫列斯塔科夫　行,就写份书面材料吧。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您瞧瞧,平时闲下来的时候多没趣呀,这时,我就喜欢看一看那些有意思的东西……哦,对了,您贵姓?我又忘了,我总是这样。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泽姆利亚尼卡,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嗯,泽姆利亚尼卡。您有孩子吗?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有,有五个,其中两个已长大成人了。

赫列斯塔科夫　噢,这样的,两个都已成人了!那么,他们是怎样……他们那个……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我想,您可能想知道他们叫什么吧?

赫列斯塔科夫　对呀,他们叫什么呢?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他们分别叫佩列佩图雅、玛丽雅、伊丽莎白、伊凡以及尼古拉。

赫列斯塔科夫　噢,好的。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我看,我该起身告辞了,耽误了您宝贵的时间,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打扰您了……(鞠躬,准备退下)

赫列斯塔科夫　(送他)不要紧,不要紧的。您说的这些话,真的很有意思。欢迎您下次再来……我真的喜欢听您说这些事。(走回来,然后又打开了门,朝他身后喊)嗨,您等等!您叫什么? 我总是忘了您的名字和父称。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赫列斯塔科夫　哦,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请您帮个忙,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在路上我居然将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您能不能借四百卢布给我?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行,没问题。

赫列斯塔科夫　真好。谢谢,十分感谢。

第　七　场

〔赫列斯塔科夫、博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

博布钦斯基　本城居民彼得·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求见大人。

多布钦斯基　本城地主彼得·伊凡诺维奇·多布钦斯基求见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噢，想起来了，我见过您的。那一次您刚好摔了一个跟头，把鼻子摔坏了，对吧？现在，您的鼻子好了吗？

博布钦斯基　感谢上帝！多谢您的关照；鼻子上已结疤了，现在全好了，没事了。您不必为我担心。

赫列斯塔科夫　嗯，已结疤了，完全好了。我真高兴……（忽然急速地说）你们身上有钱吗？

博布钦斯基　什么？钱？

赫列斯塔科夫　（声音又大又快）借我一千卢布，有吗？

博布钦斯基　一千卢布？太多了，我实在没有这么多的钱。彼得·伊凡诺维奇，您呢？有吗？

多布钦斯基　没有，我也没那么多钱，您是知道的，我的钱全存在社会救济所了。

赫列斯塔科夫　没有这么多的话，那一百呢，一百卢布有没有？

博布钦斯基　（摸遍全身口袋）彼得·伊凡诺维奇，您身上有吗？我这儿的纸币总共才四十卢布呢。

多布钦斯基　（翻了翻钱包）我才二十五卢布。

博布钦斯基　彼得·伊凡诺维奇，您找找右边的口袋，那个口袋已脱线了，没准钱漏进去了呢，您仔细找找！

多布钦斯基　没有，里里外外都找遍了，真的没有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不要紧，我随便问问而已，没关系的。不过，六十五卢布就六十五卢布吧，我先借着。（拿钱）

多布钦斯基　恕我冒昧，有件事我求您指教指教。
赫列斯塔科夫　何事？
多布钦斯基　这事还比较复杂：我的大儿子是我结婚前所生。
赫列斯塔科夫　真的吗？
多布钦斯基　虽然如此，但我后来补办了合法的结婚手续，所以，他与我婚后所生的其他孩子是一样的。您看，我现在就是想让我大儿子随我的姓，也姓多布钦斯基，真正成为我合法的儿子。
赫列斯塔科夫　好的，可以姓这个姓。
多布钦斯基　其实，我真不愿意为这事来打扰您，但这孩子很有才华，我真不愿他的才华就这样被埋没了……他会出人头地的：他能背很多诗，而且他有一双小巧的手，无论在什么地方找一把刀给他，很快地，他就会变出一辆精致的小马车。彼得·伊凡诺维奇，这个您也是知道的。
博布钦斯基　对，的确如此，他确实才华横溢。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我想办法帮您办成这件事，我会跟他们说的……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能办到的，对，一定能办到的……（然后转过来对博布钦斯基）您呢？是不是也有事想和我说？
博布钦斯基　是的，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事？
博布钦斯基　当您回到彼得堡后，我想请求您，和所有大官——参政员和海军将军说一声：某某阁下，或者某某大人，在某某城市里，有一个人，他叫彼得·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要么您就说：有一个叫彼得·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的人。
赫列斯塔科夫　嗯，这个我答应你。
博布钦斯基　如果您见着了皇上，也希望您也能跟皇上说一声：尊敬的陛下，我告诉您，在某某城市里，有一个人，他叫彼得

·伊凡诺维奇·博布钦斯基。行吗？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

多布钦斯基　噢，真是不好意思，我们耽误您这么长时间，真是打扰您了。

博布钦斯基　实在是很抱歉，打扰您了。

赫列斯塔科夫　哦，没什么的，不要紧！我十分高兴。（送他们出去）

第　八　场

〔赫列斯塔科夫独自一人。〕

赫列斯塔科夫　没想到，这儿的官还挺多的。在他们所有人的眼中，我似乎成了一位声名显赫的重要人物，可能是由于昨天我对他们说的那些话把他们全给唬住了吧，真是一群傻瓜！不过，这倒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应该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在彼得堡的朋友——特里亚皮奇金。他平时总爱写写文章什么的，让他把此事公布于众，好好取笑他们一番。喂，喂，奥西普，你帮我拿点纸和墨水来！（奥西普从门外探出头来，说："马上就拿来。"）嘿嘿嘿！这家伙可厉害了，他可不管你是谁，只要让他抓着了把柄，准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就算是他亲爹也不例外。对于钱他也是很感兴趣的。其实，他们这些官员也挺不错的，至少他们乐于助人，肯借钱给我，这是他们的长处。让我来瞧瞧，总共有多少钱了。法官三百卢布，邮政局长三百卢布，六百、七百、八百……唉，这是谁给我的钱呀？怎么脏兮兮的！八百、九百、一千……哇，太好了，居然有一千多……哈哈，上尉，现在我可以好好与你较量一番了！等着吧，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第　九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奥西普,后者拿着墨水和纸。〕

赫列斯塔科夫　你瞧瞧,笨蛋,他们对我招待得挺不错的吧!(开始写信)

奥西普　是的,感谢上帝!但是,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我觉得……

赫列斯塔科夫　(边写边说)怎么了?

奥西普　我觉得,该走了。真的,我们不能再继续留在这儿了。

赫列斯塔科夫　(边写边说)你在瞎说什么呀!为什么要走?我们在这儿住着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

奥西普　不为什么。我们已住了两天了,玩够了。别老和那些人呆在一起,少理他们!再这样下去,要是哪一天真碰上那个人……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够了!真的,趁着这个时候走还能给我们几匹好马呢,马上离开这儿吧!……

赫列斯塔科夫　(边写边说)不,不,还是等明天再说吧。我就再呆两天。

奥西普　不,不行,别再等明天了!走吧,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马上走吧。您也知道,现在他们这样热情周到地接待您、尊敬您,全是因为别人误把您当成另一个人了,所以我们还是趁着没识破的时候赶紧离开这儿吧……而且,我们出门这么长时间了,耽搁了不少时间,老爷知道了又要发脾气。现在走正好,他们会为我们准备好马的。

赫列斯塔科夫　(边写边说)好吧,好吧。但是,你得先将这封信给我发出去,同时再把驿车使用证给我拿回来。还有,你要盯紧点,让他们一定要给我们好马!你赏马车夫们每人一个卢布,并跟他们说,他们得将马车赶得快一些,就像送信使的马车那样,而且一路上唱着歌、哼着曲……(继续写)哈

哈，特里亚皮奇金要是看了信准会笑掉大牙的……

奥西普　少爷，我想还是让这儿的仆人帮您去寄信，而我嘛，现在得抓紧时间收拾行李，行吗？

赫列斯塔科夫　（边写边说）好吧，好吧，你看着办吧，但你现在得先把蜡烛拿过来。

奥西普　（退下，在幕后说）嗨，伙计！你把这封信给寄出去，跟邮政局长说一声，这封信免费寄出；然后，让他立刻给我家少爷准备一辆跑得很快的三套马的驿车，至于车钱嘛，就告诉他用公费支付，我家少爷就不用付了。让他抓紧点办，别磨磨蹭蹭的，否则我家少爷发起火来可不好办了。哦，等等，信没写好呢。

赫列斯塔科夫　（继续写）他的地址我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是豌豆街呢？还是邮政局街？唉，他真是的，老是搬家，拖欠的房租也不付了。还是试着写到邮政局街吧。（折信，写信封）

〔奥西普手拿蜡烛走进来。赫列斯塔科夫封好信。此时，听到杰尔日莫尔达的声音："喂，大胡子！你往哪儿走呀？这可不是随便能让你进去的地方，知道吗？"〕

赫列斯塔科夫　（给奥西普信）给你，拿去寄了。

商人的声音　长官，请您让我们进去吧，我们有要紧事，必须进去，真的！

杰尔日莫尔达的声音　走开！走开！任何人一概不许进去！

〔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

赫列斯塔科夫　奥西普，外面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吵？你出去瞧瞧。

奥西普　（朝窗外看了看）哦，外面有几个商人，他们手里拿着状子，想进来，但警察拦着，不许他们进来。我看，他们准是找您的。

赫列斯塔科夫　（走到窗口旁）先生们，你们干什么呀？

商人的声音　我们有重要事情找您，求您见见我们吧。大人，请您接收我们的状子吧。

赫列斯塔科夫　让他们进来吧。奥西普，你跟警卫说一声，把他们放进来吧。

〔奥西普退下。〕

赫列斯塔科夫　（从窗口接过状子，拿出其中之一，读道）"本城商人阿卜杜林向尊贵的、敬爱的、贤明的财政大人敬上……"见鬼，谁知道他在说什么呀！

第　十　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手拿一蒲包酒和大块糖的商人们。〕

赫列斯塔科夫　哦，先生们，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商人们　大人，请您帮帮我们，一定要为我们主持公道啊！

赫列斯塔科夫　你们说吧，到底什么事？

商人们　我们简直没法活了，大人！我们经常被人欺负，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太不公平了！

赫列斯塔科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欺负你们了？

一个商人　就是本城的市长。哪有这样的市长呀。他害得我们没法过了。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他居然让他的军队在我们家里住宿，简直令我们无法忍受，倒不如一死了之。他的所作所为令人无法想像。有时，他会突然揪着你的胡子，对你嚷："嘿，鞑靼人，你这家伙！"唉，其实，我们平时都挺尊敬他的，再说，要真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有什么地方与他过不去，那就不用说了，可并没有啊。比如说吧：他夫人和女儿的衣服总让我们出钱买，这倒也没什么。但他却总觉得不够，还要再多点！每次他到我们的店里来，看到什么就要什么。看到一匹呢子了，就说："噢，朋友，这匹呢料感觉挺好的，把它给我送回家吧。"送就送吧，但您要知道，这可不是

一点点啊，几乎都快有五十俄尺了。

赫列斯塔科夫　哦，真有此事？这太不像话了，这个无赖！

商人们　说的全是事实，绝无半句虚言。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市长。一旦听说他会来，你就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藏起来。好东西当然得藏，就是最便宜的东西也得藏，他可什么都要：七年前放在桶里的黑李干，我店里的伙计都不愿吃，但他却要，而且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抓。圣安东日是他的命名日，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得送很多礼品，各种各样的都有，全都备齐了。但是不行，还要送。因为他又告诉你，他还有一个命名日是在奥努夫里日这天，于是，奥努夫里日那天，又要再送一次。唉，真是没办法！

赫列斯塔科夫　他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抢劫吗？

商人们　是啊，是啊！但又能怎样呢？你一旦和他顶上一句半句的，那就糟了，他会把他的整个军队开到你家里。甚至，还有可能把你的家都封了。他说："对付你嘛，既不用刑，也不用体罚——这是法律不允许的。但，朋友，我有其他办法，可以让你试试鲱鱼的咸味！"

赫列斯塔科夫　无赖，这个无赖！就这件事，他就应该被发送去西伯利亚。

商人们　哦，大人，请您让他离我们这儿越远越好，至于去什么地方，您看着办吧。噢！尊敬、贤明的大人阁下，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特意带给您一篮子美酒和一点糖，望您笑纳。

赫列斯塔科夫　不，不行，我是绝不收受任何贿赂的，你们不用动这个脑筋了。不过，如果你们借三百卢布给我，那就另当别论了：钱我只是借用而已。

商人们　是的，是的，大人！（拿钱）三百卢布是不是少了点？还是五百吧，只希望您能帮帮我们，为我们主持公道。

赫列斯塔科夫　这事没问题。我就不客气啦，只是借用一下。

商人们　（将放有钱的银盘端了过去）银盘也请您一并收下吧。

赫列斯塔科夫　嗯，好吧，就收下了。
商人们　（鞠躬）这点糖，您干脆也全收下吧。
赫列斯塔科夫　不，不，这可不行，我绝不收受贿赂……
奥西普　噢，大人，您就收下吧！他们一片诚心，您为什么不收呢？而且，我们在路上还能派上用场呢。把糖和蒲包，以及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吧！可以留着备用。那个是什么？是绳子？那把绳子也拿过来吧，路上还能用得上：如果马车坏了，或者有其他什么事了，都可用它来捆东西。
商人们　大人，这件事就拜托您了。您可一定得帮帮我们呀，如果您都不帮我们，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了。
赫列斯塔科夫　这个会的，会的，一定会的，我会尽我最大努力为你们讨回公道。

〔商人们退场。此时听到一女人的声音："你放我进去！你再不放我进去，我可就向大人告你了。你干吗推我？把我都弄疼了。"〕

赫列斯塔科夫　这是谁啊？（走到窗口旁）大娘，你怎么啦？
两个女人的声音　哦，大人，您开开恩吧。请让我们进去，我们有话对您说。
赫列斯塔科夫　（朝窗外）就让她们进来吧。

第十一场

〔赫列斯塔科夫、铜匠妻和下士妻。〕

铜匠妻　（跪下）大人，求您帮帮我们吧！……
下士妻　请您一定要帮帮我们……
赫列斯塔科夫　你们是谁？有什么事？
下士妻　我叫伊凡诺娃，是下士的妻子。
铜匠妻　尊敬、贤明的大人，我是本地平民，叫费夫罗尼娅·彼得罗娃·波什列普金娜，是铜匠之妻，请大人……

赫列斯塔科夫　你们别着急，慢点，一个一个的说。哦！你是铜匠的妻子，说吧，怎么回事？

铜匠妻　大人，求您帮帮我们：我要告市长！他这个家伙简直坏透了。我要每天诅咒他，让老天爷好好地惩罚他，叫他的老婆女儿，以及他自己，还有他所有的亲戚们的日子统统都不好过！

赫列斯塔科夫　到底怎么啦？

铜匠妻　他把我的丈夫抓去当兵了，按道理这一次并没轮到我们，可是他这个坏蛋……而且，我丈夫是有家有孩子的人了，他这样做是违法的！

赫列斯塔科夫　是啊，他这样做的确不对。

铜匠妻　就是，他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这个坏蛋——老天爷，您就罚他下地狱吧，让他今生来世受尽折磨，永不超生！如果他有姑姑，就让她也一起受罪吧；如果他还有老爷子，那么也让这个老家伙跟着倒霉吧，要么被冻死，要么被噎死！本来这一次应该是裁缝的酒鬼儿子去的，但他的父母给市长送了厚礼，所以，他又让女商人潘捷列耶娃的儿子去，但潘捷列耶娃也送了东西，给了他夫人三匹麻布，于是，他就找上了我们家。他这样说："铜匠妻，你丈夫对于你来说已没用了。"嘿，真好笑，有用没用这都是我的私事，我自己当然知道，他干吗管这些呀？简直是个骗子！他还说："你丈夫是个小偷，就算现在他并没偷，可总有一天他还是会偷的，不管怎样，他明年必须去当兵。"哦，天哪，这个坏家伙！他不是明摆着欺负我是个女人嘛！我不能没有丈夫呀，没有丈夫我可咋办呢？混蛋，无赖！咒他全家死光光！咒他丈母娘……

赫列斯塔科夫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那么，你呢？（打发老太婆出去了）

铜匠妻　（往外走）大人，您得记着，一定要帮帮我啊！

下士妻　大人，我也要告市长……

赫列斯塔科夫　这是为什么？长话短说。

下士妻　大人，他乱打人！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回事？

下士妻　大人，是这样的，在集市上有几个女人打架，警察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她们都逃走了，可是，他们却莫名其妙地把我抓去了，不分青红皂白就揍了我一顿，害得我坐都不能坐，整整痛了两天。

赫列斯塔科夫　哦，这么回事，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下士妻　我有什么办法呢？但打了人，可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不会放过这次报复他的机会的。我想，要么就罚他钱吧，而且我现在正缺钱用呢。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好吧，就这样！你先走吧，这件事我知道该怎么办。

〔从窗外还伸过来好几只手，手里都拿有状子。〕

赫列斯塔科夫　外面怎么了，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走到窗口旁）不，不行！不能再让他们进来了！（走开）吵死人了，哦，真烦！奥西普，奥西普！你给我拦着，别让他们再进来烦我了！

奥西普　（朝窗外喊）你们先回去吧！回去吧！明天再来吧！今天就到此为止！

〔门被打开，一个嘴角浮肿，没刮胡子，半边脸还缠着绷带的人探了进来，他身穿一件粗毛呢外套，其身后还可看到其他一些人的身影。〕

奥西普　走开，别挤了！（双手顶着先进来的那个人的肚子，使劲将他推出门外，同时自己也到了门外，顺手把门关上了。）

第十二场

〔赫列斯塔科夫和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啊！哎呀！

赫列斯塔科夫　怎么啦，小姐！您害怕什么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不，不是这样的，我并没有害怕。

赫列斯塔科夫　（装模作样地）哦，小姐，您让我感到十分愉快，您认为我是这样一个人……冒昧地问您一下，您想到哪儿去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您为什么哪儿也不想去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我本来以为，妈妈到您这儿来了……

赫列斯塔科夫　但我还是想知道，您为什么哪儿也不想去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对不起，我该走了，您还有事呢。打扰您啦。

赫列斯塔科夫　（装模作样地）但是无论多重要的事，此时也比不上能多看一会儿您这双迷人的眼睛……哦，不，您没有打扰我，真的，您怎会打扰我呢。您知道吗，您的到来反而带给我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你们京城来的人都喜欢这样说。

赫列斯塔科夫　这是因为我在与您这样漂亮、可爱的小姐说话呀！不知您是否允许我为您挪张椅子过来呢？如果您肯赏脸坐下来的话，这将是我最大的荣幸！哦，不，不，您不应该坐椅子，只有女皇宝座才能与您相配。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我不知道……我本来是想马上就走的。（坐下）

赫列斯塔科夫　哦，您身上的披肩真是美极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您总爱开玩笑，老拿我们乡下人寻开心。

赫列斯塔科夫　我要是能成为您的披肩多好啊！那么，我就可以像披肩那样围着您雪白、娇嫩的脖颈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的披肩……今天的天气有点怪！

赫列斯塔科夫　哦，美丽的小姐，您的嘴唇娇艳、动人，无论什么天气都无法与之相比。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您在说什么呀？……您知识渊博，一定知道很多诗吧。我能否请您为我在纪念册上写几句诗，以此作纪念？

赫列斯塔科夫　哦，当然可以。只要是您，不管什么事情，我都十分乐意为您效劳。您需要我为您写怎样的诗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只要是好诗、新诗，不管什么样的都行。

赫列斯塔科夫　诗嘛，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我所知道的多着呢。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那么您就说说，准备给我写哪些诗？

赫列斯塔科夫　为什么要说呢？不用说我也知道。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我真的很喜爱诗……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样的诗我都知道，简直太多啦。先为您写这句吧："人啊，你为什么总在悲哀时怨恨上帝！……"[①] 还有，还有……哦，我一会儿又忘了，但这并没什么的。这样吧，我们别说写诗的事了，还是谈一谈我对您的爱吧，每次我一遇到您的眼神，就……（将椅子向她靠近）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您对我的爱？哦，我真的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您的爱是什么……（将椅子挪开）

赫列斯塔科夫　（再次靠近）您为什么把椅子挪开呢？我们俩挨得更近一点不好吗？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再挪开）为什么要挨近点？离远一点不是一样嘛。

赫列斯塔科夫　（又挪近）那又为什么非得离远一些呢？挨近一点不也一样嘛。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挪开）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

① 此句是罗蒙诺奈夫颂诗《约伯诗选》的第一句。

赫列斯塔科夫　（挪近）这是您认为我们挨得很近，但您完全可以当成我们离得很远啊！ 哦，小姐，我要是能紧紧拥抱您多好啊，那真是太幸福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朝窗外看）外面刚刚飞过去的是什么呢？ 喜鹊？ 或是别的什么鸟儿？

赫列斯塔科夫　（吻着她的肩膀，朝窗外看）是喜鹊。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愤然站起身来）哦，不，不行，您怎么能这样……这太过分了！ 太无礼了！ ……

赫列斯塔科夫　（留住她）小姐，对不起，请您原谅我的冲动，但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爱您，真的，我太爱您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您把我当成什么了？ 一个愚昧无知的乡下姑娘？ ……（尽力地想离开）

赫列斯塔科夫　（继续留住她）我只是开了个小小的玩笑，玛丽雅·安东诺芙娜，请您不要生气！ 但我真的很爱您，我敢对天发誓，真的！ 要么我向您下跪求饶。（跪了下来）对不起，小姐，我请求您的原谅！ 您看，我不是已跪下了吗？

第十三场

〔前场人物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见赫列斯塔科夫跪在女儿面前）啊，不得了，不得了了！

赫列斯塔科夫　（站起来）唉，见鬼！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对女儿）小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太不像话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妈妈，我，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给我走开！ 知道吗？ 快走开，我不想再见到你。（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含着眼泪退下）哦，真是对不起您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我实在没有想到……

赫列斯塔科夫　（旁白）嘿，其实这个女人长得也还不错，很有韵味。（又跪了下来）哦，夫人，您看到了吗？为了爱情我在受着多么痛苦的折磨啊！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啊，这可不行，快起来，请您快起来，这是怎么了，您为什么跪在地上？地板太脏了。

赫列斯塔科夫　不，我一定得跪着！我要知道我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是死，还是活呢？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可是，真抱歉，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我猜想，您是不是正向我女儿示爱呢？

赫列斯塔科夫　噢，您错了，难道您还没看出来，其实我爱的是您呀。我的生与死就在您的一念之下。您要是真的回绝了我对您至死不渝的爱情的话，那么我在这个世上的惟一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活着又有什么价值呢，还不如一死了之。我真心诚意地，带着我热情似火的爱情向您求婚。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但您是知道的：我有些……我已结婚了，有丈夫了。

赫列斯塔科夫　那又怎样？可爱情是无法阻挡的，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啊。卡拉姆津不是也这样说吗？“法律理应受到谴责。”我们可以逃到我们自己的天堂里去。向您求婚，我真心诚意地向您求婚！

第十四场

〔前场人物，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忽然闯了进来。〕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妈妈，妈妈，爸爸叫您……（见赫列斯塔科夫跪在妈妈面前，惊得大叫一声）啊，不得了，不得了了！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干什么，干什么呀！你怎么了？看看你这样，怎么疯疯癫癫的，这么没礼貌地突然就闯了进来！还大

声嚷嚷，有必要吗？你呀，怎么还像个三岁小孩一样，不知道你的脑袋瓜子里想的是什么？都是十八岁的大姑娘了，也不知道斯文一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你好。姑娘家应该斯文有礼，举止应该文雅、庄重，说话应该轻言细语……哪有像你这样的？唉，真不知道何时你才会懂得这些。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眼含热泪）哦，妈妈，我真不明白……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的脑袋里总是有一些稀里糊涂的想法，还总和利亚普金-佳普金的几个小姑娘搅在一起，学她们的样。你也真是的，为什么跟她们学呀？你呀，应该多学学那些言谈举止斯文得体的人，比如说你眼前的你的母亲，不正是你应该学习的榜样嘛。

赫列斯塔科夫　（抓着女儿的手）夫人，您就成全我俩美好、幸福的姻缘吧！真心的祝福我们的爱情天长地久，此生不变吧！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大吃一惊）您的意思是，要和我女儿……

赫列斯塔科夫　求您了，成全我们吧：结果到底是死是活？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这个笨蛋，您都看到了吧：尊贵的客人不耻下跪全是因为你这个傻瓜，但是你却疯了似的就忽然闯了进来。我不应该促成你们这桩婚事：你根本不配享受这种幸福生活。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哦，妈妈，不要这样，我再也不敢了。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第十五场

〔前场人物，市长匆匆忙忙地上场。〕

市长　大人，尊贵的大人！求您，求您开恩吧！

赫列斯塔科夫　嗯？这是怎么回事？

市长　哦，大人，刚才似乎有几个商人到您面前告我的状了吧！

大人，请您明断，我根本没做过，真的，请相信我，我可以对天发誓。他们所说的话一半是假的，那都是他们在自欺欺人。下士妻是不是跟您说我打了她什么的！真是荒谬，她居然能编出这类莫名其妙的谎话，明明是她自己打自己嘛，怎么怪在我身上。

赫列斯塔科夫　什么，哪个下士妻呀？唉，管她呢，我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去理那些闲事啊。

市长　是啊，他们都在瞎说，全是谎话，千万别相信……谁会相信他们的话呢，就算是不懂事的小孩也不会相信的。他们简直是骗子，大家都知道他们爱说谎，至于他们的欺骗手段，我可以说是以前从没见过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哦，这简直是大喜事！安东・安东诺维奇，你知道我们多么荣幸吗？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向我们的女儿求婚呢！

市长　什么？求婚？怎么会呢？……哦，亲爱的，我看你是疯啦！大人，请您原谅，我妻子经常有点糊里糊涂的，可能是遗传的关系吧，因为她妈妈也是如此。

赫列斯塔科夫　这是真的，我爱上您女儿了，刚才我已真心诚意地向您女儿求婚了。

市长　哦，大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是真的，千真万确，大人所说的你难道没听见吗？

赫列斯塔科夫　我爱她，真的，我非常非常爱她，我都爱得快发疯了……别以为我在开玩笑，我是很认真的。

市长　可我还是不敢相信，我不配，真的不配接受您赐与的这份荣幸。

赫列斯塔科夫　是的，请您成全我们，您就同意我娶您女儿玛丽雅・安东诺芙娜为妻吧！如果您不允许的话，哦，天哪，我真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

市长　我简直不敢相信，大人，您一定是和我说着玩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这个笨蛋，怎么跟木头一样！大人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你怎么还这样糊里糊涂。

市长　这一切，我真不敢相信。

赫列斯塔科夫　您快同意吧，同意吧！我这人可是什么都不怕的，真要急起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可能我会开枪自杀；要是那样的话，你们肯定得上法院。

市长　哦，上帝！其实，这并不能怪我呀！请您别生气！我答应您，一定遵照您的意思办。唉，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都……我真不明白这是咋回事。我的头脑一片混乱，以前从没像今天这样糊涂过。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您就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吧！

〔赫列斯塔科夫与玛丽雅·安东诺芙娜一起走上前去。〕

市长　愿上帝保佑你们，祝你们幸福甜蜜！可是，我并没有错！

〔赫列斯塔科夫亲吻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市长看着他们。〕

市长　天哪！他们在接吻？（擦了擦眼睛）没错，这是真的！哦，他们真的在接吻！还真是一对恩爱夫妻的样子！（兴奋得又蹦又叫）太好了，太好了！嘿，安东呀安东！这回你有救了！

第十六场

〔前场人物和奥西普。〕

奥西普　少爷，您的马车已备好了，

赫列斯塔科夫　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来。

市长　大人，您要走吗？

赫列斯塔科夫　对，我要走了。

市长　那您什么时候会……您和我女儿的婚事又什么时候办

呢？

赫列斯塔科夫　这件事嘛……我只是暂时离开一会儿……我是去看望我的伯父。——一位家财万贯的富翁，就一天时间，明天就回来了。

市长　好的，那我就不挽留您啦，祝您一路平安，早日回来。

赫列斯塔科夫　会的，会的，我马上就会回来。亲爱的，再见……我此时的心情不知如何向你表白！我爱你，宝贝！再见！（吻她的手）

市长　您一路上是否还需要带点什么吗？钱呢？够了吗？

赫列斯塔科夫　不，不，干吗要钱呀？（想了一会儿）但是，如果有的话，还是拿点吧。

市长　您想要多少呢？

赫列斯塔科夫　哦，上次您已借给了我两百卢布，不对，不对，应该是四百吧！我才不像您那样糊里糊涂的呢。这样吧，干脆凑上个八百吧，您就再借我四百卢布得了！

市长　行！没问题。（从钱夹里取出钱）真有意思，这么巧，居然全是新票子。

赫列斯塔科夫　哇，还真是的？（接过钱，仔细看了一下）不错。好像有人这样说过：新票子会带来新的运气吧？

市长　的确如此。

赫列斯塔科夫　好吧，再见！安东·安东诺维奇，十分感谢您对我的热情接待。说真的：在别的地方，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好的款待。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再见！哦，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我亲爱的，再见！

〔众人下。〕

〔在幕后：〕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我的宝贝，我的天使，再见了！

市长的声音　您难道就坐邮政马车去吗？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对，我不习惯坐弹簧马车，颠得太厉害了，让我觉得头痛，这种马车我反而坐着比较舒服。

马车夫的声音　嘘……嘘……

市长的声音　那就垫点东西吧，这样会感觉好一些的。我看，还是让人给您铺上一块小毯子吧，怎么样？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没关系，不用了。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块毯子垫一垫也许会更好一点的。

市长的声音　阿夫多季娅！阿夫多季娅！你快去贮藏室拿块毯子，就是最好的那块浅蓝色底子的波斯毯子，知道吗？赶快去吧！

马车夫的声音　嘘……嘘……

市长的声音　您何时能来呢？我们在这儿等您？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明天吧，也许可能是后天。

奥西普的声音　哦，毯子！很好，拿来吧，把它铺好！还有，在边上垫一些干草。

马车夫的声音　嘘……嘘……

奥西普的声音　不是那儿，放这边点！多放点，多放点！好的，就这样，现在舒服多了！（用手拍拍毯子）少爷，请您坐下吧！

赫列斯塔科夫的声音　好吧，再见！安东·安东诺维奇！

市长的声音　再见，大人，您走好！

女人们的声音　再见，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再见！

赫列斯塔科夫　再见，妈妈！

马车夫的声音　喂，跑起来吧，我的好马，快跑！

〔马铃响。〕

——幕落

第　五　幕

〔同一房间。〕

第　一　场

〔市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以及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市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没想到吧？啊！当你还没有感觉的时候，幸运已从天而降。去他妈的，就和中特等奖一样！说实话，你肯定这辈子都没奢望过会有这种荣幸，原来也不过只是个市长夫人，但转眼间，活见鬼了……一下子竟成了国家高级官员的岳母！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哼，其实，我早料到了。谁像你呀，就跟那些平凡的小人物一样，没见过大世面，一到关键时候就一惊一诈，惊慌失措的。

市长　什么呀，我不也是大人物吗？但话又说回来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肯定以前从来没想过，我们居然会有今天吧？哈哈，我们有靠山了，以后就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了！他妈的，我太高兴了！等会儿，我想，现在该给所有那些告我状的人一点颜色瞧瞧了。喂，喂，来人！（警察上）哦，伊凡·卡尔波维奇，是你呀！那好吧，你去叫那些商人们到这儿来，哼，这些混账东西，我倒要瞧瞧到底是谁厉害！等着瞧吧！以前，我也还关照关照你们，可这一次，我一定要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所有告我状的人，都得把名字记下来！特别是为他们拿状子的人，一定得记上。还有，你跟他们说：上天将幸运

降临到了市长的头上，他的女儿要嫁给一位精明能干、有权有势、绝无仅有的大人物！你一定要大声地告诉每一个人，一定让他们全都知道。最好，把那口钟也敲响。对，就这样，办喜事就应该这样热热闹闹的！（警察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怎么办？我们以后住哪儿？这儿，还是搬到彼得堡？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怎么可能再住这儿呢？我们的身份已不同以往了，自然要住到彼得堡！

市长　好的，就住彼得堡吧！其实，住这儿也挺不错的。但是，我想，市长这差事甭管了！是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这还用问？肯定是喽！市长这官职对我们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未来多么美好，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哦，太好了！

市长　对啊，对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们真是太幸运了，看来，我就要做大官了！他身边的朋友全是部长级的，关系还十分密切，而且可以看出皇上一定十分器重他、信任他，否则他怎么可以时常在宫中进出呢？哇，这样看来，我以后肯定会官运亨通了，或许时间一长，我还可能会被升为将军什么的，噢，简直太妙了！亲爱的，你说我这样子能当上将军吗？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能，一定能！

市长　去他妈的，让我也尝尝当将军的滋味。那鲜艳的绶带挂在身上，嗯，感觉一定不错！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你说绶带用什么样的颜色比较好看，红的，或是天蓝色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还是天蓝色的比较好看。

市长　哎哟，瞧你这种眼光，我倒觉得红色挺好的。当将军多威风啊，只要你一出门，那些士兵啊、副官啊就走在你前头引路，并交代一声："将军要出去，给我准备好马！"就这样，驿站上的马谁也不能用了，市长啊、上尉啊、九品文官什么的，所有的官员全都不行，只能等着，但你呢，却不用顾及他们，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去省长家里吃吃饭，而那个市长就得站在一旁陪着！哈哈哈！（捧腹大笑）真带劲，他妈的，简直过足了瘾！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瞧你，又说脏话了！真是的，你怎么这样呢？你得记着，以后可不一样了，应该换一种生活方式。你身边的朋友已有所改变了，不是那个爱养狗的法官了，你呀就知道和他一起打兔子；也不再是泽姆利亚尼卡了，以后你将和那些高贵文雅的人做朋友：伯爵啊、公爵啊，以及所有上流社会的人……但是我总是为你提心吊胆的，在上流社会中，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是温文尔雅的，哪像你一口一个脏字，这怎么行呢？

市长　这有什么呀？不过就是说几句话嘛！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吗？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现在只是个市长，自然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你以后是要当大官的，得住在彼得堡啊，生活和身边的朋友都发生了变化，那可就不一样啦！

市长　是啊，的确不一样，我记得，在那儿有两种鱼味道美妙极了！一种叫胡瓜鱼，另一种叫欧白鲑，一旦将它放进口里，啊，准叫你口水直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瞧你，又想到吃啦！我觉得，如果我们搬到彼得堡，一定要让咱们的家成为京城里独一无二的，我的房间要弄得香气扑鼻，要进去的话，就只有将眼睛眯成一条缝，就像这样（眯着眼睛，闻一闻）哇！好香噢！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和商人们。〕

市长　各位，你们好！

商人们　（鞠躬）大人，您好！

市长　先生们，还好吗？生意如何？嘿，卖布的、卖茶炊的，你们这些混蛋，无赖！为什么告我的状？是不是想捞什么好处啊？心里是不是想这回他肯定得进监狱了吧！……哼！居然告到我头上来了，你们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们小心点，阎王会派小鬼们来抓你们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哎呀，上帝啊！安托沙，你怎么连这些话都给说出口了！

市长　（不满），哎哟，我现在哪儿还管那么多啊！你们一定没想到吧，在你们拿着状子在大官员面前告我的状之后，大官员反而向我女儿求婚，要娶我女儿为妻呢。哼，哼！怎么样？看你们怎么说？现在你们得尝尝我的苦头了！……嘿嘿！……你们这些狡猾奸诈的商人坑害民众……在与官府一起搞承包时，居然卖的全是些品质低劣的烂呢子，就这样昧着良心赚了一万卢布，然后捐出二十俄尺，这样还想获得奖赏！你们这些事如果被别人知道的话，那就……你瞧你，腆着大肚子若无其事地说，我是商人，和贵族差不多，谁敢动我！哈哈，还和贵族比呢，简直笑掉大牙，你那副丑样，居然说和贵族差不多！贵族可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即使在学校里被打了一顿，但那是为他们好。可是你呢，这么小就知道如何骗人钱啦，而掌柜却总是要打你，因为你骗人的水平不高。当你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时，一定不知道念"我们在天上的父"什么的，可你却学会如何坑人、如何骗人啦，当你的肚子越来越圆、口袋越来越鼓的时候，你就自以为了不起，神气起来了！笨蛋、傻瓜、蠢猪！别以为你一天喝掉了十六茶炊水，就有资格摆臭架子啦？哼，我才瞧不起你呢！

商人们　（鞠躬）安东·安东诺维奇！尊敬的大人，求您饶过我们这一次吧，以后再不敢了！

市长　想告我？你忘了，有一次买木材修桥只不过用了一百卢布的样子，但你却在我这儿报了两万卢布！要不是我，你能行

吗？忘恩负义的家伙！如果我把此事说出去，你想想会有什么后果？你肯定会被发送到西伯利亚去！知道吗？怎么样？还有什么想说的？

某商人　大人，饶命啊！我没心没肝没肺，我罪该万死；但求您饶了我吧，以后再不敢了！我愿听您处置，只求您千万别发火！

市长　求我饶了你！怎么，现在没那么神气了，怎么向我下跪了？为什么呢？你也知道会有今天？只不过现在我略胜一筹，是吧！但是如果反过来是你占了上风，你这个混蛋，肯定会把我狠狠地踩在脚下！

商人们　（叩头）饶命啊，安东·安东诺维奇！求您饶命，求求您啦！

市长　"饶命啊"，哼，怎么？现在后悔了，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这次我一定要让你们……（摆了摆手）算了，算了，上帝是仁慈的！好吧，这次就不追究了，我这人就是太善良，心太软了，不记仇，但你们要记着，以后得放聪明点！你们要知道，我女儿要嫁的可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京城的大人物，大官！记着到时向我们贺喜……明白吗？那可不能拿白糖或是咸鱼什么的来对付！就这样吧，你们可以走了！

〔商人们退下。〕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等。紧接着，拉斯塔科夫斯基上场。〕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在门口）噢，安东·安东诺维奇！听说您遇上大喜事了，是真的吗？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恭喜！恭喜！我知道这个消息，真为你们高兴。（走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面前，吻她的手）恭喜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然后走到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面前，吻她的手）噢，真心祝福您，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拉斯塔科夫斯基　（走进来）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是专程为您来贺喜的。愿上帝保佑你们，祝您和新婚夫妇幸福美满，愿你们子孙满堂，长命百岁！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面前，吻她的手）恭喜您！玛丽雅·安东诺芙娜！（走到玛丽雅·安东诺芙娜面前，吻她的手）恭喜您！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科罗布金夫妇、柳柳科夫。〕

科罗布金　恭喜您，安东·安东诺维奇！恭喜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面前，吻她的手）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恭喜您！（走到她面前吻她的手）

科罗布金妻　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遇上一件这么大的喜事，真是可喜可贺！

柳柳科夫　向您道喜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到她面前，吻她的手，然后转向观众，大胆地咂响舌头）恭喜您，玛丽雅·安东诺芙娜！（走到她面前吻她的手，然后转向观众，做着同样大胆的动作）

第　五　场

〔身穿常礼服和燕尾服的许多客人先生走了进来，先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手，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恭喜啦！"然后转向玛丽雅·安东诺芙娜，吻她的手，说："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恭喜啦！"博布钦斯基和多布钦斯基也挤了进来。〕

博布钦斯基　可喜可贺！
多布钦斯基　向您道喜，安东·安东诺维奇！
博布钦斯基　恭喜你们好运当头呀！
多布钦斯基　恭喜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博布钦斯基　恭喜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俩人同时走上前去，脑袋撞在了一起。〕
多布钦斯基　恭喜您，玛丽雅·安东诺芙娜！（走上前去吻她的手）您的生活将会丰富多彩，美满幸福！您将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将永伴您的一生！
博布钦斯基　（插话）噢，玛丽雅·安东诺芙娜！恭喜，恭喜！上帝会赐予您幸福和快乐的，金钱与财富一生享用不尽！愿您早生贵子！生一个又白又胖的小儿子，这么小！（用手比划）小得能放在手掌心里呢！会又哭又叫的，哇！哇！哇！……

第　六　场

〔接着，又来了几位客人，走上去吻手，卢卡·卢基奇夫妇上场。〕

卢卡·卢基奇　向您……
卢卡·卢基奇妻　（连忙跑过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恭喜您啦！（亲吻）太高兴了！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别人对我说："你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运气多好啊！"我心想："噢，感谢上帝！"我又对我丈夫说："卢坎奇克，我太高兴了，都憋不住了，得马上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噢，上帝！"我心想："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直以来都在为女儿的婚事操心，想让女儿嫁个好丈夫！好了，现在运气来了，她的愿望实现了！"我高兴得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一直哭呀，哭呀，放声大哭。卢卡·卢基奇问我："娜斯坚卡，你干吗哭呀？"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不听使唤地往外涌。可能是

我太高兴了吧？”

市长　先生们，女士们，大家请坐！喂！喂！米什卡，你给我多搬几张椅子来！

〔客人们退下。〕

第　七　场

〔前场人物，警察分局长和警察们。〕

警察分局长　恭喜您，大人，祝您大富大贵，长命百岁！

市长　多谢，多谢了！各位，请坐吧！

〔客人们坐了下来。〕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我们对此事非常感兴趣，想知道其中的每个细节，您能跟我们说说此事的全过程吗？

市长　这个嘛，其实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突然，真是奇怪：大人主动向我女儿求婚！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求婚时很有风度，斯文有礼。他的语言优美动听。他这样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的品质让我非常敬仰您……”他非常优秀，是一位精明能干，品质高尚，有修养，有品位的人！他还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相信吗？我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而您那高尚的品质才是我所崇敬的！”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妈妈！妈妈！您弄错了，这是他对我说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你给我闭嘴，不关你的事，别乱插嘴！他说的话真是动听极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让我惊慌失措……”他总喜欢这样说……我正准备对他说：“我们不配，不敢高攀您。”他突然跪在了我面前，温文尔雅地说：“求您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别让我再这样痛苦下去了！请答应我吧，要不然，我真的活不下去了。”

玛丽雅·安东诺芙娜　噢，妈妈！您真的弄错了，他这是对我说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是吗？也有可能吧……他对你这样说的，我也不否认。

市长　你们知道吗？他居然还吓唬我们，说如不答应，就要开枪自杀。他这样说：“我会开枪自杀的！我说到做到！”

许多客人　然后呢？请继续说！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是吗？他真是这样的？

卢卡·卢基奇　这全是上帝的安排！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不，不，上帝哪儿会安排呀，他倒总爱戏弄人，我想啊，这就是善有善报！（旁白）这个混蛋，怎么好运都给他撞上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我想，您一直想要的那条小狗我还是卖给您吧！

市长　噢，不，不，我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哪还管得了买狗的事呀！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如果您不想要这一只了，也可以看看另一只呀。

科罗布金妻　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一定无法想像，我为您的幸运感到多么开心！

科罗布金　不知现在这位尊贵、高雅的客人现在何处？据说，他有要紧事出去了？

市长　的确如此，他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要办，就去一天，马上就会回来！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是到他伯父那儿去了，一定是把这件大喜事向他老人家汇报去了！

市长　对，对，一定是这样的，说不定明天就……（打喷嚏。“愿您健康长寿”的声音响成一片）谢谢，谢谢！但，他明天就会回来……（打喷嚏。又是一片祝您长命百岁的声音，下面几个

声音是最响的：）

警察分局长　大人，祝您长命百岁！

博布钦斯基　祝您万寿无疆，大富大贵！

多布钦斯基　上帝会保佑您的，愿你鸿福齐天，健康长寿。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愿您早日升天！

科罗布金妻　见鬼！你说什么呀！

市长　谢谢，非常感谢！也祝你们长命百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过不了多久，我们就搬到彼得堡去，说真的，这种地方，又小，环境也差……土里土气的……说实在的，在这儿住真没劲……我的丈夫……在京城他可能会成为将军呢……

市长　各位，其实啊，真他妈的，确实还想过过将军的瘾！

卢卡·卢基奇　上帝保佑您，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拉斯塔科夫斯基　是的，是的，人虽然有时候因为能力所限，可能会力不从心，但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有才能的人就一定会受到重用。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有了功绩就会有荣誉。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旁白）他居然还想当将军，真好笑！如果他成了将军，就如同牛背上放马鞍！嘿嘿！你也高兴得太早了点。你也不想想，多少有权有势的人都没当上将军，何况是你呀？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旁白）见鬼去吧，他也想当将军！或许，他还真能当上将军呢。现在，他可要耍耍威风了，瞧他那样子，就算阎王爷见了他，也会害怕的。（转过来对他说）安东·安东诺维奇，以后真当上了将军，可别把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忘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如果以后有些事想请您帮忙的话，当然是工作上的一些事情，您可得照顾照顾我们啊！

科罗布金　明年，我的小儿子会去京城，我要让他努力工作，为

国家多出一份力。到时候，请您一定得像父亲一样多多关照他，拜托了！

市长　好的，我会竭尽全力照顾他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安托沙，你呀你，对于别人的要求，你总是满口答应，可你也不想想，那个时候你会很忙的，哪儿还有时间顾得上这些事呢。真是的，为何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

市长　亲爱的，没关系，怎么会不行呢？偶尔关照一下又何妨呢？没什么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偶尔还可以，但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是人一多的话，你又怎能都照顾得到呢？

科罗布金妻　听听，她说什么啦？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

某女客　是啊，是啊，她总是这样，我知道的：你只要奉承她几句，她就会得意洋洋的，自以为是了……

第　八　场

〔前场人物，邮政局长急急忙忙地上场，手里拿着一封拆开的信，气喘吁吁的样子。〕

邮政局长　各位，各位，有新发现了。真是奇怪，那个我们以为是钦差大臣的人，其实根本就不是。

众人　什么，他不是钦差大臣？

邮政局长　对，他不是钦差大臣。我是看了这封信才知道……

市长　什么信？您到底在说些什么呀？

邮政局长　这封信是他自己写的，是他派人将这封信送过来的。我一看地址：“寄往邮政局街。”顿时就吓了一跳，心里想着：“哎哟，这可惨了，他一定是看到邮政局里混乱不堪，管理无序，所以专门写信向上级汇报情况了。”于是，我就把信拆开，想看个究竟。

市长　什么，您居然把信拆开了……

邮政局长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做，但好像是上帝在指使我，就这样不由自主地拆开了。其实，我已叫信使过来了，让他马上将信送出去，但最终还是被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实在是无法自控了！我的心里一直在斗争着，一边在说："我心里痒痒的，拆吧，实在控制不住了，就拆吧！"但另一边却在说："不能拆！绝对不能拆！这可是钦差大臣的信，一旦拆了，你这辈子就彻底完蛋了！"我的心里在沸腾，一股热气直向上冲，一拆开——突然觉得一股股冷气袭来，令我浑身颤抖，两只手也不听使唤了。整个世界仿佛在不停地旋转、旋转、旋转……

市长　岂有此理，您竟敢私自拆开这位重要官员的信？

邮政局长　可是，正因为如此，问题出现了，原来他根本不是什么重要官员，更不是钦差大臣！

市长　既然这样，那他是谁呀？

邮政局长　谁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他根本什么人也不是。

市长　（气急败坏）您怎敢这样说呢？他怎么可能什么人也不是呢？您居然这样说他，我要把你送进监狱……

邮政局长　什么？您要把我送进监狱？

市长　对！

邮政局长　哎呀，您嘛，等等吧！

市长　您知道吗？他准备和我女儿结婚呢？我以后也会因此而飞黄腾达的，您要是再这样我可就将您发送到西伯利亚去！

邮政局长　什么，送西伯利亚去？唉，西伯利亚还远着呢！安东·安东诺维奇，我看您还是等我把信给您念完再说吧。各位，我把这封信念给大家听听！

众人　好吧，快念吧！

邮政局长　（开始念）"亲爱的特里亚皮奇金：我遇上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现在我非常想将这一切都告诉你。此行途中，我

因为与一个步兵上尉玩牌，把钱全给输光了。我在旅店里住了两个多星期，一直没钱付账，旅店老板要把我送进监狱，但就因为这样，奇怪的事发生了，因为我的穿着，我的相貌，我又是从彼得堡来的，竟然全城的人都以为我是钦差大臣。您一定没想到吧！此时，我正在该城的市长家里做客，享受着他们对我的热情款待，尽情地和他的老婆及女儿调情，真是妙不可言。不过，现在我还挺伤脑筋的，因为她俩各有风姿，不知该先从哪个下手。或许还是先从母亲开始比较好，因为这些天来，我觉得她对我含情脉脉的，好像对于我的任何要求她都准备接受。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以前过的那些苦日子。我们吃白食，记得有一回，因为我们吃完点心后没钱付账，点心老板就拎着我的衣领一把扔了出去。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简直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下。别人都向我献殷勤，还主动借给我钱，想借多少就借多少。这儿的人可有意思了，你要是看到他们那样，准会捧腹大笑的。我想，你平时总是写一些文章什么的，这不，我给你提供一些素材，你可以将此事写成文章。他们那些人真是可笑极了。第一个就是那个蠢得像头驴的市长……

市长　什么，信上是这么写的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邮政局长　（将信递给他看）您瞧瞧，他就是这样写的。

市长　（念信）"蠢得像头驴……"不，不会的，这一定是您加上去的。

邮政局长　我干吗要这样写呢？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继续念。

卢卡·卢基奇　念下去！

邮政局长　（接着念道）"蠢得像头驴的市长……"

市长　他妈的，干吗又念一次！不念这一句不过瘾是吧！

邮政局长　（接着念信）"像头驴的市长。那个邮政局长嘛，也还算是个好人……"（停止）瞧瞧，他也说了我许多难听的话。

市长　给我读出来！

邮政局长　算了吧，有必要吗？……

市长　不行，不行，他妈的，既然是读信，就得全读出来！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还是让我来读吧！（戴着眼镜，读道）“那个邮政局长和我们部里面看门的米赫耶夫倒是挺相像的，多半也是个无赖、骗子、酒鬼什么的。”

邮政局长　（对观众）这个混蛋，居然这样说我，看来他是想挨揍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接着念）“慈善医院的院长……院……院长……”（结结巴巴的）

科罗布金　您怎么了？为什么不念下去？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这个……因为字写得太潦草了，看不清楚……但是这个家伙真不是个东西。

科罗布金　我的眼力比你好，来，给我吧！我来念！（拿信）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不肯给）不，不用了，这儿看不清楚就不念了，念下边的吧，下边写得挺清楚的。

科罗布金　好了，好了，给我吧！我知道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念行了，下边的我能看清楚。

邮政局长　不行，不能这样，全都得念出来！

众人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你快把信交给他吧！（对科罗布金）您来念吧！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好吧，就给您！（将信递给他）那么，您就接着……（用手遮住）从这里开始念吧。

〔众人围着他。〕

邮政局长　念呀，快念呀！全念出来，别信他的！

科罗布金　（念道）“慈善医院院长泽姆利亚尼卡就像一只戴着头巾的笨狗熊。”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对观众）哼，这并不幽默！狗熊怎么会

戴头巾呢？

科罗布金　（接着念）“督学更恶心，一身的蒜臭味！”

卢卡·卢基奇　（对观众）噢，上帝！我从来不吃蒜的！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旁白）感谢上帝，他没写我什么！

科罗布金　（念道）“还有法官……”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惨了！（出声）各位先生们，我觉得这信太长了，而且，信上全是些乌七八糟的废话，我想，不必再念下去了。

卢卡·卢基奇　不，这可不行！

邮政局长　对，这可不行！念吧，既然已经念了，就得全念完！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是的，必须念下去！

科罗布金　（接着念信）“还有法官，叫利亚普金—佳普金，他呀简直是个莫文托[1]……”（停顿），这可能是法语。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见鬼，这是啥意思啊！是不是骗子、无赖什么的，或许比这更难听！

科罗布金　（接着念）“其实，他们对我倒挺热情的，这儿的人也还不错，待人坦诚，心地善良。好了，我的朋友，特里亚皮奇金，再见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过得太没意思了，连能被寄托的精神支柱也没有，我倒希望跟你一样写写文章，从事文学创作，要么就从事一些高尚的、有意义的事业也行。好吧，就这样，回信请寄往萨拉托夫省，特波德卡多洛夫卡村。（将信翻过来看，念地址）圣彼得堡邮政局街五十七号，里院三楼，右侧，伊凡·瓦西里耶维奇·特里亚皮奇金先生亲启。”

某女客　这可好了，报应来了！

市长　天哪！完了，全完了！这可把我给害惨了！我可怎么办呀？噢，我的眼前怎么全是些猪啊、驴的，就没看见人……噢，怎

---

① 莫文托：法文 Manvais ton 的音译，意思是没有教养的人。

么回事？快、快去，给我把他追回来！（挥了挥手）

邮政局长　追？上哪儿追呀？因为他是大人物，我才特别交代驿站长，让他一定得将跑得最快的三套马车给他用，甚至我还向前面的驿站长下了指示，让他们好好关照，这下好了！

科罗布金妻　这真是出大洋相了，丑死人了！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各位，我可惨了，他还向我借了三百卢布呢。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我也是，也借给他三百卢布。

邮政局长　（叹口气）唉！他也向我借了三百卢布。

博布钦斯基　我和彼得·伊凡诺维奇还借给他六十五卢布纸币呢！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困惑不解地摊开双手）各位，我们都怎么了？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都这么笨？

市长　（用手捶自己的额头）我是越老越糊涂了！居然这样傻乎乎的，笨得像头猪！……三十年了，整整当了三十年的官，我从来没被哪个商人或包工头什么人骗过，即使他有多狡猾、多奸诈，也没法骗到我，就算是骗术极高的老狐狸、老骗子都让我弄得吃了亏，上了当。我还曾骗过三个省长呢！……骗了省长又怎样？（挥了挥手）省长算得了什么……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但……但是这一切不可能的……安托沙：他不是还和玛申卡订了婚吗……

市长　（气愤极了）订婚！什么订婚！不提则已，一提就来火！……（愤怒）你们瞧瞧！大家快瞧瞧！基督徒们，所有的人们，你们瞧瞧，这个市长居然就这样被人糊里糊涂地捉弄了一番！他简直是个笨蛋、蠢猪、糊涂虫！（用拳头吓唬自己）嘿，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居然让一个呆头呆脑的没用的家伙当了一回钦差大臣！他此时在路上坐着叮当直响的马车神气得不得了呢！他准会把此事当成笑话传开的！噢，天哪！怎么会这样，竟然成了人家茶余饭后的笑料——如果让那些从事

文学创作的作家知道了，他们准会把这件丑事写成喜剧的，真是丢尽了脸！别人可不会顾及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官职，他只会对你嘲讽、讥笑、拍手叫好。笑什么！笑什么！……唉，你们呀！……（愤怒得跺起脚来）这些不干正经事，一天到晚只知道耍笔杆子的臭文人，真是可恶极了！去死吧！混蛋！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只想把他们这些人全绞成肉酱，然后仍进魔鬼的帽子里！……（捏着拳头，鞋跟直跺地板。沉默一阵后）我都气得快发疯了，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呢。上帝，你为什么要在惩罚一个人之前先让他失去理智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他这个笨蛋怎么也不像个钦差大臣的样子！真的，一丁点都不像！可为什么我们都认为他就是钦差大臣呢？为什么会这样呢？是谁第一个说他就是钦差大臣的？啊？是谁？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耸耸肩，推着手）我怎会知道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根本不清楚，就算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还是不知道啊！我们全被弄迷糊了，居然鬼使神差地都相信他是钦差大臣！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谁首先认为他是钦差大臣的？——还不是这两个呆头呆脑的笨蛋。（用手指着多布钦斯基和博布钦斯基）

博布钦斯基　哦，不，不是我！我真没想到……

多布钦斯基　不是我，真的，我根本没说过……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是你们，就是你们俩。

卢卡·卢基奇　对，我记得就是你们俩。那天，你们跟疯了似的从旅店跑回来就说："来了，他来了，他从不出门，也不付钱……"不就是你们发现这位"钦差大臣"的吗？

市长　对，就是你们！你们这两个家伙，就爱嚼舌头造谣！这一次你们可以算是全城第一了！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叫你们嚼舌头，叫你们搬弄是非！叫你

们所谓的钦差大臣一起下地狱去吧！

市长　你们这两张乌鸦嘴，成天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就乱逛，弄得全城鸡飞狗跳的！除了散布谣言、拨弄是非，你们还知道干啥呀！

阿莫斯·费奥德罗维奇　简直是两个活宝！

卢卡·卢基奇　傻瓜！

阿尔捷米·菲利波维奇　胖头蘑菇！

〔众人围着他们。〕

博布钦斯基　不，不是我，都是彼得·伊凡诺维奇说的。

多布钦斯基　哎哟，彼得·伊凡诺维奇，您怎么能这样说呢，当时不就是您先说……

博布钦斯基　哪儿呀？明明是您先说的。

最后一场

〔前场人物及一个宪兵。〕

宪兵　市长及本城所有官员听好，从彼得堡奉旨前来的钦差大臣现已下榻在旅店，他要立即召见你们。

〔话一说完，犹如晴天霹雳，令全场的人震惊不已。所有的女人们都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叫声，所有的人都突然换了个姿态，全被惊得目瞪口呆。〕

〔哑场。〕

〔市长仰着头，摊开双手，如一根木头一样立在舞台中央。其妻及女儿站在他的右面，俩人身体向前倾，瞪着眼看他。过去就是邮政局长，他犹如一个疑问号一样，面朝观众。再过去是卢卡·卢基奇，他一脸的纯真无邪、困惑不解的样子。再过去，也就是舞台最边上，有三个女客，她们挨在一起，对着市长一家人摆出一副嘲笑讥讽的神情。市长的左边是泽姆利亚尼卡，他歪着头，好像在仔细地听着什

么。其后是法官，他双手摊开，就快蹲在地上了，口形有点像在吹口哨，也许是想说："哦，这可惨了！"过去是科罗布金，他的一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脸上是一副对市长冷嘲热讽的表情，面朝着观众。再过去，舞台最边上，站着多布钦斯基和博布钦斯基，俩人面对面，张开嘴，伸着手，两眼互相瞪着对方。其他人都直挺挺地站在舞台上。场上所有的人都保持着这样一种呆呆的、傻傻的样子，差不多有一分半钟。

——幕落。